文集題詞

若士自評其長行文字云平生學爲古人文字不滿百首夫古人文字貴多乎哉秦漢而上其文少而愈貴宋元而下其文贖而愈賤何也自云事關國體或得以冠玉欺人且多藏書篡劄盈帙亦借以傳常自恨不得與

館閣典制著記、求文字者、多邨翁小儒、小墓銘、疇義序耳、因自頹廢、夫古今秉朝家經制彝常之筆、不可勝紀、大半付烟月銷沉、而寒士遺老單文獨著、千秋不泯、且必欲吞剝撏撦類穿竇所爲哉、自云名亦命也、韻語行無容兼取不行、則故命也、此又若士、

極憤懣不平托之不可知之命以自解而文之至者一人知之後世知之非如制義之得失升九天沉九淵者命以升沉之也若士積精焦志于韻語而竟不自知其古文之到家穠纖修短都有矩矱機以神行法隨力滿言一事極一事之意趣神色而止言

一人極一人之意趣神色而止何必漢宋亦何必不漢宋若士自云漢宋文字各極其致是也又云國初文字宋龍門開山方遜志已弱李夢陽以下骨力强弱巨細不同等膺文爾若士不肯爲其膺者故寧少無多又云古文賦秦西漢而下率以

不足病唐四傑子美而外亦無有餘
從其不足而足焉斯已幾矣臨川無
所不足故一篇之中寫理入微援情
窮變涕泗歌舞有益時而集異時而
擅者焉眞也有餘也非漢宋字句之
謂也後生學人優孟于漢宋字句而
是漢非宋或易宋難漢且不知有宋

龍門亦何知臨川之所以臨川哉知臨川眞與有餘之解可以言文可以言臨川之文

吳門沈際飛書

文集原序

吾友許子洽氏以萬曆乙卯謁義仍先生于臨擕所著古文以歸集爲十卷而屬予序之嗟乎義仍詩賦與詞曲世或陽浮慕之能知其古文者或寡矣義仍少刻畫爲六朝長而湛思道術熟于人世之情僞與夫文章之流别凡序記誌傳之文出于曾王者爲多其手授子洽諸篇是也嘉隆之文稱秦漢古文辭者爭訾謷曾王以爲名高二十年來目以頽敝說者群起而擊排之排誠是也而不思所以返于古敗者東

走逐者亦東走古文之復豈可幾也義仍有憂之是故深思易氣去耆割愛而歸其指要于曾王夫曾王者豈足以盡古文哉其指意猶多原本六經其議論風旨去漢唐諸君子猶未遠也以義仍之才之情由前而與言秦漢者爭爲搏摿劊剝我知其無前人由後而與言排秦漢者爭爲叫囂嚌突我知其無巨子而囘翔弭節退而自處于曾王世之知曾王者鮮則知夫義仍者洵寡矣余君房世所謂知言君子也稱義仍之爲六朝與夫巳氏竝夫巳氏之擬于義仍目

倫之常也出于君房之戶則滋異然則知義仍之六朝者亦寡矣又況其爲曾王者乎推義仍之意寧世無一人知我終不願與當世作者掉鞅于詞場後有君子好學深思探極其旨要而識古文興復之機義仍已矣猶庶幾世有子雲也哉義仍爲郎時有所論劾罪且不測移書所親乘興發一小疏未知當事何以處我晚年里居故人開府者馳傳邀致之義仍謝曰身與公等比肩事主老而爲客非所能也嗟乎義仍故不以風節自命而世之知義仍者或寡矣不獨

古文也虞山後學錢謙益纂

夫文章者不朽之至撰也鏡倫紀于藻先抒性靈之我秘綴言妙于居要稱業藉之行遠經籍尚矣玉瑩肆變乃開楚奏風霜中挾爰裁漢體若夫建安泰始繁響新製元嘉天監餘英別艷排珠聚穀盛矣麗矣陳隋靡靡濫觴唐搆着意駢偶都無生色韓柳更制去蕪存美中興斐然歐蘇曾王各暢奢趣衰宋不振醉入注疏冗手寡韻迨于 明興景濂正始大雅開先獻吉才雄大放厥詞九合遂霸于時攀龍托鳳後

光顯麗雖陶匏異宜而黼黻競賞斯皆興朝之冠冕
名籍之大備也伯安道思發藻儒林羽翼宋體元美
高唱排王蹴唐表章獻吉遠則泰先定衆著之評標
一時之榜而盛極衰徵浸淫今製文繁墨黯事叢義
雜後進士俗纔能學語莫不禘李祖王鏟帖歷下掇
拾新都甲襲乙蹈讀者捧腹毋惑乎輕俊之士比之
食生不化而高聽之流恥其習諱忘囂也夫文以足
志意寓詞中如云依附捃人剩餘固足嗤其因陳苐
云脩詞假人面貌豈遂同于象物示存祗柱賴有作

者故曰選義考音者文章之通論也起衰濟溺者君子之用心也粤我義仍夫子星降西州雲章東夏昔春秋在少而朝野蚤傾雖人爵未崇而清風故遠觀其體氣高妙才情逸發學浸洙典筆芬左冊麗則之篇竝潘陸而綴古窈窕之音續沈宋而微吟固已範玄趣奥鑄新叶利奪鮮化工爭清鈞廣而書牋序記翩翩奕奕陶韓鑄柳語必束裁摹歐範曾言非强結學士謂之通才文人師其大成矣熈于乙卯之夏一登夫子之堂談筵窮莫渺矣情飛玄論徹幽爽然骨

解是編也雖咀我一臠未窺鼎內而珍茲尺錦足秘帳中當世不乏桓生何敢獨私蔡子間與伯欽次定傳之惜乎道窮夢楹人悲殄國緬惟驛館執別依依後期落葉甫更杳然長逝斯文在茲庶彷彿乎山梁序言可稱竊幸依之日月若夫大節褎然孤標卓爾在宦有拙居夷不陋允矣百世之師遯哉人倫之表才章具見大美實多非庸愚所克揄揚也吳郡門人

許重熈撰

先生長行文字如解陰符論五賊禽制之法序春秋

輯略、發仁孝動天之旨。記小辨、明復小乾夫之一致。闡相圍、極天地四方之皆我。慨人之罔生者衆也。揭貴生以覺其幽。憫人之認才者誣也。剖秀才以作其氣。言歷歷有徵、道昭昭如在、雖聖人復起、百世不能易也。至其尚論千古。徵顯闡幽。則吳越史纂有序、岳王祠志有序、孫驛丞生祠有記、而他記序碑銘、可按迹而會其神。于滅虎可以觀誠。于求友可以觀情。于五燈會元序、復永安寺田記、又可以觀誘釋歸道之深心焉。惟清源戲神一記、實抉二夢之原因、世不可

與莊語也託之戲以轉移風俗維持道術直令死者活而醉者醒非特爲沉湎之資謔浪之藉而已可以興觀怨群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故曰觀于君子之言而五經之教可知也南豐朱廷誨書

玉茗堂文集目次

卷之一

序

易象通序　春秋輯畧序
吳越史纂序　岳王祠志序
劉氏類山序　沈氏弋説序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攬秀樓文選序　合奇序
張元長嘘雲軒文字序

丘毛伯稿序　汪闇夫制義序
義墨齋近稿序　朱懋忠制義序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序
陽秋館詩賦選序　明德羅先生詩集序
徐司空詩草叙　金笠山房詩序
王生借山齋詩帙序
雲聲閣草序

卷之二

序

調象庵集序　睡庵文集序

騷苑笙簧序　光霽亭草序

蘭堂摘粹序　超然樓集後序

李超無問劍集序　學餘園初集序

劉大司成文集序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讀漕撫小草序　趙仲一鶴唳草序

二周子序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趙子瞑眩錄序　趙仲一鄉行錄序

卷之三

序

岳陽王氏宗譜序　吉永豐家族文錄序

周青萊家譜序　大司空心吾張公年譜序

張氏紀畧序　太學同遊記叙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蜀大藏經序　五燈會元序

袾宏先生戒殺文序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蕪湖張令公給由北上序

壽方麓王先生七十序
壽趙仲一母八十二歲序有歌
賀馬母王恭人六十壽序有歌

卷之四

題詞

蕭伯玉制義題詞
芳草集題詞
溪上落花詩題詞
旗亭記題詞

玉合記題詞

記

江西按察司修正衙宇記
顧涇凡小辨軒記
蘄水朱康侯行義記
宣城令姜公去思記
青蓮閣記
新建汀州府儒學記
南昌學田記

臨川縣新置學田記
續天妃田記
遂昌縣滅虎祠記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
卷之五
碑
蘇俞源新成文昌橋碑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惠州府興寧縣重建尊經閣碑
遂昌縣新作土城碑
麗水縣修築通濟堰碑
送吳本如內徵歸宴世儀堂碑
渝水明府夢澤張侯去思碑
臨川縣孫驛丞去思碑

文

爲士大夫𥸤東粤守令文

爲守令喻東粵士大夫子弟文
績棲賢蓮社求友文

卷之六

說

貴生書院說　明復說
秀才說

解

陰符經解

論

天下之政出于一

表

擬大駕北征次玄石坡擒胡山清流泉勒銘凱還郡臣賀表 永樂八年

頌

戴大宗師孝感頌 有序 鑾河公頌 有序

贊

郡賢贊 六首

哀辭

南安孝子譚德武哀辭 有序
費太僕夫人楊氏哀辭 有序

卷之七

誌銘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澄源
龍公墓誌銘
永寧縣知縣靜寰端公墓誌銘
明大中大夫江西右叅政完樸潘公墓誌銘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墓表

明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丘節母墓表

玉茗堂文集卷之一　序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甄胄天羽沈際飛選

○易象通序

南州鬱儀今世之子雲也著述數十種不多概見象通八卷主占主變折衷係傳簡易精深輒為歛衽敘

人之生面目理澤亦無以大異而所好玩殊遠士之於書凡民之各其業有所好之有非全乎好之者也得已則已其風雨旦暮矻矻然而不已者其有不得已者乎貴游之家去四民之業而好狗馬聲伎博塞狗馬聲伎博塞其利于養也不如農民之業其利于

未之深言而鬱儀性情則宛宛生動矣

智也不如書然而有好乎此者何也得已者在彼則不得已者在此吾獨愛　臞王之孫有如用晦宗良貞吉三君者去貴游之家所好而好古書傳然拔止以詩行于公卿布衣之間游其名至於文字之所起理義之所變探賾而鉤深刻意而成言亦有時乎未暇也最後鬱儀王孫好楊雄氏之學方言奇字多所訓明憮然而歎曰文字之所起者畫也理義之所變者易也通于書而蔽于易不足以診天地人物之變乃追而學易凡子夏所傳九家所爲變象互體者潛

師此兄立言之難之一端

測幽討不遺餘力久而櫽括彷彿爲一家言名曰易象通蓋能極暢其意之所欲至亦可以有傳於世矣豈其不得已于書而矻矻焉者乎此所謂好之者也雖然方海岳子未成此書也散然而傲睨敖然而居休倫黨堂除之閒愉如也書成而嘖言且起拘然以悲脩然以貧豈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鬼神之害盈乎海岳子能明易必有以通其故矣

春秋輯略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吾師明德先生時提

仁孝之緒可以動天融融熙熙令人蓄焉有以自興春秋未之有詳也桓文之事仲尼之門無道者春秋時有褒貶非所雅言杜君與予同師其於春秋也有師授邪春秋一孝經也孝經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庶人皆爲分明其孝曰資孝以事君而敬同春秋多嚴君之義周公以父配天孔子以王條天所謂其敬同諸侯卿大夫有事君不忠者非孝也五刑之屬三千無大於不孝者春秋其刑書與蓋至孟子以幾希別人於禽獸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歷敘君子存之者

所絕解
來書旨
被薦講
逞汲

至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五世者有虞氏三王孔子也孔子存幾希之性全在春秋故又曰春秋盡性之書（補妙）也君子存之天下有孝子忠臣庶民去之天下有亂臣賊子亂賊興而小人之澤亦斬矣得春秋爲之懼而澤存得孟子辯無父無君者爲禽獸而春秋之義益存忠孝同春秋一孝經也安見明德先生言孝經非即言春秋與乾則雲行坤則履霜氣一而已（不必）杜君春秋分隸五倫終以天應近於志氣交動之說其於先師仁孝動天之旨不遠吾有取焉

經術

簡練可法

○○○吳越史纂序

赤城劉生集春秋吳越事爲書甚具而數以意相繩引甚嚴書似可以傳無廢獨有感於吳越之際兵之所繇吳越江湖間其民氣急去就頗輕泰伯虞仲被髮采藥蠻荊荊人悅之因以爲君厥後楚漢時吳芮保聚江湖間人亦因而君之雖其俗易教便亦其民性不重去就也故曰吳數有反氣起淮南至百粵修短不一姓然大勢可覩矣皆速大而疾亡絕無關河延博重靜之意傳曰兵妖由人與泰伯兄弟三讓至

上茶大奇得未曾有

上梅觀察書云志序

德其後闔閭等兄弟叔姪以國爭相殺無已時如此則謀臣子胥必入子胥入必霸而有越有越則西子必入西子入必抉子胥之目而食吳王之心越必有吳司馬氏有八王而氐羌入氣常然也地勢吳為喉越為尾為國則必相圖此亦延陵季子王子搜所以不願為君耳范大夫似有道術存吳而去亦未為不存越也因生有奇漫而及此知我者其云然邪

才思富健故斷論明通而疾力

○○岳王祠志序

代劉以上明公存其文并存其獻可矣

越有忠佑祠者在臬司焉祠宋武穆王岳飛也司故王宅王亡以爲太學元以爲司而祠王其東祠宋孝宗之爲也祠志爲冊六凡王所自爲文與其時至於今所以榮哀王者盡是梓而存之司庶拜王祠下者貌而旣其實云王之勇於忠孝其天性然斯志也其以資世之感愴流涕指髮豈有間然者哉予獨怪王以大將之才爲戰將之用而用益以不終當時無將將者然則若肅代之將李郭可與曰韓蘄王可以並郭而王賢於李高宗之資不能爲肅若代亦其勢然

特發二議

外已哉

蘄王逸而鄂王勇而蘄王智乎鄂拘蘄乃逸蘄逸而鄂之拘不免矣肅代雖疑其臣不得而誅之外多大藩帥或以爲名如李司徒召之不來矣終不能有加焉王之不肯爲李亦勢然也或曰王何不竟滅虜而朝附於人臣出境遂事之義此不然也觀金起時其君臣父子叔姪將相之間皆意念深毅經略雄遠非可猝猝乘弊而竟者且其時諸將竝以詔還王以偏師濟乎夫王以歸而死得爲世所哀憐俛而遂王之爲王未可知也王所謂進退維谷者與嗟

夫有高宗以其宅爲官故有孝宗附其官爲廟王爲人不可知神而後知之也雖然孝宗時而王在猶之不能用王蓋孝之不能爲代亦猶高之不能爲肅何也徽高在高與孝雖有志勢皆有所不得行若使徽得幸蜀高孝爲親父子高總國而孝撫軍滔然無疑畫河南北之地以與諸將所克王收其全以俟此亦高孝之所欲爲也勢不能也嗟乎古今相弔豈惟高之於王而已哉弔志而悲之聊以告後之將將者

撫事揆情殺王之罪不獨檜專之矣

通知博覽之論

○劉氏類山序

古人成言成書皆於理所蘊發者求之天地萬物之品族巨細先民之訓若志顯隱涉廣而造微有得乎内而動乎外者引類以應如傅依安詩雜弄游絃若其自有非先有所記而蓄之時然後披而掇之也世遠載籍日以博爲文日以華即有厭而反之者終不能以澹嗇取勝又資日薄而學日以淺其素於蓄而取之也不能如古人之自然類書之興此其尚矣類書興而天下之讀書者廢讀書者廢而天下類書愈

燕及此書
采摭菁英
語必擇俊
事必稽奇
習見者存
數字僻者
稍疏本末
特詳往代
自唐而止
然類書中

不可廢也。蓋齊梁間君臣士友往往以隸事見奇。雖瞶瞶如高齊。亦有華林修文之役。代相層積。北堂初學遂分門標舉一二大書而疏所從來。其於采擇引取良便。以吾觀劉燕及先生所爲類山、虞徐之流亞也。然世南以祕書弘文日游省閣淸高玉冊之林而堅乃以學士奉詔與諸人分次流略。其爲書也有資而易成。若劉先生成是書也。來令宜川未能以期月耳。冠蓋期會之所馳逐。簿書校稽之所結約。宜雖鄙亦必有以煩心思而靡日力者。乃于自公暇餘、盡删

[illegible]成體揚序僅能鋪揚大段穩妥未見有異

家藏圖書雜記目捷手敏三月而書成其于天地萬物之品族先民之訓若志皆有以涉廣而造微熟復之足傲世以所不知而辨人之所不釋非有資于殿省之祕文奉詔書從事而獨智以集岂齊梁諸賢所難而劉先生顧易哉亦其天性嗜學有殊絕者考之先生世家子政玄靜而後惟唐開元中崑山令綺莊爲集類五十餘萬言上之朝似先生之在宜川也劉氏其世美也乎雖然有進于是者在宋吾邑多嗜學而晏元獻始用文章執政曾子固爲序其輯要言公

于六藝太史百家之書旁及佛老佉藝蠻夷之荒忽詭變而終以三才萬物是非興壞之理顯隱巨細皆有委曲蓋其得於內者如此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將能乎若先生之學必有得乎內而成乎理者起而爲大臣師儒資覽略藻風澤古今人亦未有以相遠也先生且以能治劇從臨故敢以元獻事爲視而因以備引其端云

沈氏弋說序

漢人七發謂煩屯之疾可要言妙道說而去也初謂

讀檄愈風誦詩起瘧要言妙趣之相感疾而神也余貧且善病當其病時便棄去八股讀二氏九流百家之書病不能苦即有忿懥開卷輒喜得幼宰弋說鼓罷泣歌不

文士迂詭迫于接羅大故荒頓委忽幾于大病所謂鮮民之生何暇世之君子乘間語事乎而乃有千里之使來自臨安授以一書則沈幼宰弋說二百首而餘也取詩時亦弋獲之義弋取傳記以來國家存亡聖賢豪傑所繇顯隱之故未遽卒業循其數端已踔絕瑋麗使人踴起少進而幽憂之色起矣予殆有意于時博記而敏給者歟今昔異時行于其時者三理爾勢爾情爾以此乘天下之吉凶決萬物之成毀作者以效其爲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有理

自知其所錄來與所目止臨川一序先暢義言矣

至而勢違勢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雖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徵要眇不可告語人者史氏雖材常隨其通博奇詭之趣言所欲言是故記而不倫論而少衷何也當其時三者不獲并露而周施況後時而言溢此遺彼固然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輕者勢也愛惡者情也三者無窮言亦無窮子乃以二百則弋彼異時事別白抉摘透漏滴博而無餘乃至一事而要遮前後故實爲其徵曲折隱見極波瀾之致簡者數語譪然委盡無復費詞或逆而探或順而揄或卻而

檀弓傳禮記列學宮敢于排折瞿亦人傑也哉

如星卜家云有病方

批或全而劉橫發沉入英藻殊義病夫爲之解頤況乎處世能言之士者乎去年得瞿睿夫今年得沈幼宰睿夫感憤檀弓巧譏賢聖昌言排折于重其人幼宰乃復廣爲豪傑發舒煒燁千載亦有有爲言之考故予謂睿夫之作正而奇幼宰之作奇而正二子者足敖然于著作之林哉

王季重小題文字序

便有自立世界之意

時文字能于筆墨之外言所欲言者三人而已歸太僕之長句諸君燮之緒膏胡天一之奇想各有其病

爲貴無傷不是奇但南塢不可與詰此耳

年深秀士珍重題市可痛也

天下莫敢望焉以今觀王季重文字殆其四之而季重以能爲古文詞詩歌故多風人之致光色猶若可異焉大致天之生才雖不能衆亦不獨絕至爲文詞有成有不成者三兒時多慧裁識書名父師迷之以（教子者不可不慎）傳註括帖不得見古人縱横浩渺之書一食其塵不復可鮮一也乃幸爲諸生困未敏達蹭蹬出沒于校試之場久之氣色漸落何暇議尺幅之外哉二也人（太史公史記必周覽天下而成）雖有才亦視其所生生于隱屏山川人物居室遊御鴻顯高壯幽奇怪俠之事未有覩焉神明無所練濯

句腹無所厭餘耳目旣吝手足必蹇三也凡此三者皆能使人才力不已焉才力頓盡而可爲悲傷者往往如是也若季重者五歲遍受五經十歲恣爲文章二十而成進士蓋一代之才也而天亦若有以異之者太越之墟古今冠帶之國也固已受靈氣于斯而世籍都下往來燕越間起禹穴吳山江海淮沂東上岱宗西遊太行歸乎神都所遊目天下之股脊喉顋處也英雄之所躔美好之所鋪咸在矣於以豁心神紓眺聽者必將鬱結乎文章而又少無專門承學之

形容活活
高韻今古

間靈心洞脫孤遊皓杳蚤爲貴公鉅人所賞聞所未聞出見少年裘馬于劍旗亭陌道之間顧而樂之此亦文心之所貽佇也身復蚤達曾無諸生一日之憂名字所至贊嘆盈矚故其爲文字也高廣其心神亮瀏其音節精華甚充顏色甚悅緲焉者如嶺雲之媚天霄絢焉者如江霞之蕩林樾作翕作辟如崩如與不可迫覗莫或殫形大有傳疏之所曾遺著緣之所未經者矣嗟夫以一代之才而絕三者之累若此不亦宜乎其爲古文詞詩歌又何如也雖然才士而宦

季重先生落筆盡妙即以制義言亦無古無今矣于仕籍特坎廩者天故不欲以宦業茀竟其慧業也臨川覷破行文筆頭更進

業流通亦無以周世物之客而旣以當塗令高第爲郎矣復抑而命青浦青浦故屠長卿所治縣也長卿旣以此出大越名天下而季重書來乃更以歸休讀書爲懷夫季重固已讀書矣凡爲若談者當亦有未盡其才之歎耶然則天之于季重誠若有以異之無已也夫

持論曠逸志高而文舒矣

攬秀樓文選序

蓋嘉靖後二十年中南州文學士輩出司文命者又雅意臨視之精其敎而美其食士各偉博通遠自好

陳古所鄧定宇二先生連擬大物其故不同

名言

文無慮數十家名公卿郎吏二千石賢豪好修之士多在焉易同人而後大又曰大而後可觀此一時也後稍敎養衰替士各爲學而陳鄧二公自以制舉義爲天下第一陳公猶有他文字十數篇鄧公獨傳試春官七義耳聞之鄧公多閉閣自證其理理爲通物或同學而求或獨造而致大于材而正于品固無異也嗣是南州數君子相與講習其風不絕余每如章門前後旅進就業者往往而是會攬秀樓中甚盛積文字三百首登覽餘閑時爲裁定點正蓋同而大大

而可觀又將有在于此夫豫章多美才江湖之濵無不猥大常然矣顧其中有負萬乘之器而連巻離奇有備百物之宜而爛熳歷落總之各效其品之所異無失於法之所同耳已況吾江以西固名理地也故眞有才者原理以定常適法以盡變常不定不可以定品變不盡不可以盡才才不可强而致也品不可功力而求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則必在狷者矣語之于文狷者精約儼厲好正務潔持斤捉引不失繩墨士則雅焉然予所喜乃多進取者其爲文類

臨川省性工力近是乃以所得者語人

高廣而明秀疏夷而蒼淵在聖門則曾點之空實子張之輝光于天人之際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窺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無詭于型無羨于幅峩峩然渢渢然證于方內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茲于先正所為同而求獨而致者或不至遠甚名公卿郎吏賢豪好修之士時而試天下第一者將有在與嘻此諸君子所自為豈世目所得定也

拘儒無才多藏形于繩尺有才之士亦為所誤良足惜也

○○合奇序

無意爲文得千古論文之則

毛伯是選一洗宿障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數筆形像宛然正使有意爲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

稱開山寄在性情不在筆墨奇以文不以人奇以獨宋以開後人失之遠韓言奇矣

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煙草樹蒼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古宕之氣猶及見於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靈聖賢滅色皆浮沉習氣爲之魔士有志於千秋寧爲狂狷毋爲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張元長噓雲軒文字序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靈性能爲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無名能爲者則乃其性少靈者與老

匪獨論妙文字極蜿蜒波折

余論文必主性靈而年來樹幟家必曰某派某學同者是之異

師云性近而習遠今之爲士者習爲試墨之文久之無往而非墨也猶爲詞臣者習爲試程久之無往而非程也寧惟制舉之文令勉強爲古文詞詩歌亦無往而非墨程也者則豈習是者必無靈性與何離其習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習則必有所有餘餘而不鮮故不足陳也猶將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也蓋十餘年間而天下始好爲才士之文然恒爲世所疑異曰烏用是決裂爲文故有體嗟乎誰謂文無體耶觀物之動者自龍至極微

者非之若是純任習氣性靈汩沒盡矣立身行已又安得自出一頭地乎吾將起若士于九原而問之

莫不有體文之大小類是獨有靈性者自爲龍耳近昊之文得爲龍者二龍有醇灝豐燁雲氣從之滃鬱而與幽鯈橫薄不可窮施者錢受之之文也有英秀蜷娟雲氣從之夭嬌而舒淩罙傾洗不可測執者張元長之文也受之之文已貴獨元長廢然家居尚未有貴而獨行之者山東汪公又新爲常郡理得其文愛重之馳以示予讀之旣嘆曰所爲文目天下之至襍而不可厭也出入元長指吻閒而天地古今人理物情之變幾盡大小隱顯開塞斷續徑延而行離致

爲欽潸潑如翻東流瀾

獨絕咸以成乎自然讀之者若疑若忘恍然與之同情矣亦不知其所以然然則元長不嘗試爲墨程習乎曰彼以靈性習之者也度其十餘年中習氣殆盡故伎巧至于斯善乎王公題其文曰噓雲言噓氣成雲也龍也龍何習哉

反振妙

眞○古○文○

通言可佩

○○○序丘毛伯稿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下上天地來去古今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彼言天地

古今之義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滯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飛焉可以無所不至當其蠕蠕時不知其能至此極也是故善畫者觀猛士劒舞善書者觀擔夫爭道善琴者聽淋雨崩山彼其意誠欲憤積決裂挐戾關接盡其意勢之所必極以開發於一時耳目不可及而怪也吾鄉丘毛伯文頗類乎是其人心靈能出入於微眇故其變動有象常鼓舞而盡其詞詞以立意爲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經生之常意學然而可喜徐理之固應如是

筆有千鈞力

今之人必欲比而同之者又豈可爲大人先生也

也追促刦牾案衍固擭咸其自取力足以遂之機足以轉之如毛伯者世之奇異人也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蓋聞世有霍林先生者其人正而通於大道善爲典則之文天下人士苟有意乎言者以其文爲聖而師之然莫敢自名爲高弟子者而吾鄉毛伯在焉遺其滅沒之形收其靈異之氣

善○爲○抑○揚○

世多疑霍林先生好奇士乃不類其所自爲嗟夫雖先生亦安得以其所自爲率天下士哉顧士有所謂奇者必如吾鄉毛伯焉其可也

仗氣愛奇劉公幹如是

〇汪閽夫制義序

說者云舒櫻寧實蚤慧其家司馬故晦之以神其事夫以櫻寧之大對其援古昔切時世有學究老吏所不能說者良不妄以予所聞汪閽夫何年少而多奇也其爲文奇肆橫出頡豎獨絕旁薄而前天下莫能當聞其家太史故欲爲晦閟扃之深室寘書數萬卷絕不通賓客庋非太史不能成閽夫矣雖然閽夫之光故自難揜賈生弱冠吴河南舉秀上聞王僧虔弱齡袁司徒望風推服世患無吴袁耳此道文不能譽

其古處俱在奏理紋綳間

其子亦安能闕其子邪風胡之治劒也百辟而成之祕不以示人而鋒芒睒絕迺至于斗截慧飛鳴吴出楚其祕之久也玉人之攻玉也百琢而成之不示人以璞而精華流炫迺至晁采宵光城秦國號其藏之久也閙夫之祕藏久矣太史可出以示人矣自有振拔之氣

○○○義墨齋近稿序

凡爲文苟有材力志意之士咸欲有以傳其人傳其人而不有以出乎人雖窮歲年謝歡昵疲形焦思以

文之猶弗傳也故士之有所爲于此者必皆以出乎人爲心然而環視天下之爲此者亦衆矣其材力其志意翩翩焉兀兀焉捷疾而爭高巧質之相乘玄思之相傾卒未能有所出也嗟夫古文詞不可作矣今之爲學士本業者而欲有所出乎人其亦且奈何哉雖然就其相乘相傾之處而盡謂其無所出乎人則是世無人也何也舉天下之士奉其材力志意而畢爭於此然則今之世所爲出乎人而庶幾有傳焉者其亦可得而槩矣其餘所聞見天下士時日有之屬

磊砢英多

者得石首王生天根來與起居浹旬視其材力志意超然溶然歸於大雅吾里居十數年未嘗見士如此其達者也古書傳余少壯所涉貧病衰落皆已忘去生時時爲我舉誦本末慷慨流連之際至不容聲與論詩歌曲度能悟發于音外之音致中之致至于今昔賢豪進退之故亦能舉其形勢而衷其淺深蓋生於荆爲望姓世多達人而身復明裕英好全楚高流無不爲生握手者天祿承明何地顧不宜早有此人哉閱三十而未仕于昔人爲早以生之達而當于今

我輩通坐此病乃復不然可見遇合有數

亦可謂之遲遇矣天下士惟無材力志意而止耳有之則常泛濫於兼爲而遷延其本業若然者亦非世之所得而遇也生得微類是與乃大有不然者生告我曰某稚也頴而横家君敎以自成其文無所取故（今○盡○是○敎○怵○諜○書○者）常爲作必奮切鼓蕩絶人而後措一語友生譏之曰（有如此、阿、翁、否、）此豈以傳者耶冠而病殆死起而曰吾知之矣自有（亦、妙、）此技以來精奇恢詭之作宜與古風雅並傳何得惛心自智而不一縱觀旁薄今昔乎乃撍以十年之力收拾導擇證据批摘彙之如品唐詩者凡得文萬篇

補摹

當其時兄弟三四人坐一小園中分榻而閱之鑿垣而饋凡再月一朝嚴君更番者數焉而乃得其所以爲文試一題至累日不能下汪然若有遺噴然若有忘若此者之於本業也亦可謂窮歲年謝歡昵疲形焦思以爲之者矣而近得文若干首此若干首者知其于世所爲復何如也余聞而悲之亟取視焉文雖不多而一篇之中斷續起伏流變處常有光怪其所欲言則反覆痛道詳麗轉致若與曉人良晤期于傾盡其所懷而常若有所不盡其所不欲言則衍案掩

抑寥戾稽詰如與陳人道中莽蒼數語而意態常在所言之外。此其中倘亦音外之音致中之致與非有十年之力銷鎔萬篇宜不及此余樂之甚錄示兒開遠等而稍爲點其煩長者得九十餘首傳之嗟夫生蓋有所出於人也乎　悠悠浩浩能盡其所苦與所自得可爲學人一榜樣

○○○朱懋忠制義敘

通天地之化者在氣機奪天地之化者亦在氣機化之所至氣必至焉氣之所至機必至焉孫策起少年非有家門積聚之勢朝廷節制之重然以三千人涉

定論

江淮吳會立有江東袁曹眙瞟而不敢正視然竟以蹶此氣勝而機不勝者也諸葛武侯精其技至于木牛流馬然終不能出漢中夷陵一步窺長安許洛者此機勝而氣不勝也天下文章有類乎是莽莽者氣乎旋旋者機乎莊生曰萬物出乎機入乎機天下有中氣有畸氣中主要而難見畸挈激而易行氣與機相輔相軋以出天下事舉可得而議也吾以爲二者莫先乎養氣養氣有二子曰智者動仁者靜仁者樂山而智者樂水故有以靜養氣者規規環室之中回

文字金鍼訣也宜書座右

囘寸管之内如所云胎息踵息云者此其人心深而思完機寂而轉發爲文章如山嶽之凝正雖川流必溶渟也故曰仁者之見有以動養其氣者泠泠物化之間疊疊事業之際所謂鼓之舞之云者此其人心鍊而思精機照而疾發爲文章如水波之淵沛雖山立必陂隨也故曰智者之見二者皆足以吐納性情通極天下之變下此百姓文章耳蓋食用飲食而未嘗知爲者也余與懋忠尊人景岳先生學同校官同地最久懋忠因時時過而論業焉殆數年于茲矣未

跋筆適迻

嘗不以氣機二字相屬而近讀其所奏文章三十篇則兩者俱來矣勃律皡皡其高華之執也夭紹汪洸其長廣之思也捷疾倏爍不傷于法增積委磊不傷于神殆久于山水動靜之意而庶幾焉者懋忠爲我言曰生意所欲爲固不止是時時讀書爲人閒事所廢不然殆有進而可以當先生者然則生之所以養氣發機者得微有偏智之累乎雖然持此三十篇者正正堂堂與天下智計之士奪纛而舞江以東不足爲也

昔人論文有所云山流水峙者其在氣機之際乎

帥言楊言二轉化板忽活

六朝

儀部郎蜀楊德夫詩序

楊公本井絡之秀體江漢之靈育德蠶叢之區耀穎峩眉之秀固已苞結藝文優游玄釋矣遂掞藻天漢騰輝日匭彈楚服之歌琴坐吳都之禮署亦復端居多暇翰墨時作或是凉年獻歲首夏秉秋撫鶯花而流悵睇鴻雲而寄想別有羣公飲帳游子河梁寫離別之奇聲宂登臨之遠致他若應真東遊雲氣西往懷仙緬竺類有玄言沉靈潋韻靡非清囀吾友帥機最愛上林甘泉洞簫諸賦嘗曰蜀有楊君世不減風

流矣夫楊君貌充而氣穆聲和而路正砥志雲屯乘潛雨畜若夫登高者大夫之餘作賦者童子之技楊君之業蓋不在茲楊君有言相如惑於玄龍吾家子雲濡於紫蜺子淵隨於碧影他雖有技所謂博奕者乎足以暢楊君之趣矣然其摛管才情並詣亦安可不傳也余輒弱之資與屬流獵閱有年日蜀如楊君者情途希覯之品焉得咏淵作敬敘而歸之梓矣

雋秀之姿
揚葩掞藻

○○陽秋館詩賦選序

韻古

夫有盡者生之所資無盡者性之所愜居室佩籍所以資生山水咏述所以愜性滯所資之役遺所愜之契則謂之世人盡所愜之期遺所生之累則謂之出世人兩人皆殉而趣度杳絕聲音粗妙亦隨以移差易了耳隱世人之迹明世外之心托居室于山水遲佩籍爲咏述凡夫藩飾之具代耕之物就之則羊羶可厭棄之則雞肋可惜勉身和就疑志或躍憤慉旁午鬱撓漏射精發越于輿居思沉廻乎往復若援曲匏而嗢噧洞疎琴而切迭礌硠宮商之內瀺灂刻角

之際自名一家。足稱高士集者則吾兄帥惟審耳性審成童舉于鄉逾壯始成進士除縣長不拜掌故汝寧遷太學正主虞部事乞南至膳部郎滿歲出守思南謫分鹺於越量移鄞郡丞復拜南比部郎引病自免君慧敏純固特于討誦一路暎發搡結亦復好之下帷佔畢至忘馬色行路思惟或墜坑塹博物精理代欲寡貳加以嘆世慕古長想遠思口不談阿堵之事手不執琉璃之器聲變兼絕枕席鉛槧酬名理則至暮忘食啓時勢則白日欲寢既以遊宦曲折感槩

遂多小楊墨而無讓非湯武而不顧阮嗣宗愛東平土風張思光喜晉平閒外然而金張靡托年事漸往衡泌稍葺粮藥粗立哀樂之外無復措意先有集若

眞○深○陽○人○

干卷龍蛇在歲被病息夏會予歸自嶺海謂曰千秋誰知定吾文者可謂知言余集予其定之乃爲正定若干卷君復閉戶精削滅前十二三稿就而卒卒後十年桐城劉君燕及賓來兹歌兹暇欽企舊德命刻以傳因爲論之江湖以西柴桑令友顏謝之閒當改革之運委志不仕義取素貞和澹蕭遠固其獨致而

歷說妙語

余于若士集斟量多少之間庶幾有合與

思南君性寄凝藹運直休泰散郎荒牧雅足流蒞資生愜性不至睽裂故可以吐朝市而納皐壤憎寒暑而便清燠年德轉升望實彌定深穠澹簡率境而成顔謝之間柴桑之後一人而已然陶集恨少帥集恨多少則人不知富多則人不知貴千秋予言固當有會耳

瞻望魏采不減晉風

明德羅先生詩集序

記有之入其國其人潔淨精微深於易者也溫柔敦厚深於詩者也如此則其人易知矣孟子言尚友古

滑轉說書
第有別見

之人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今之人以詩相示誦之則其人亦已可知矣乃古之人若有其詩可誦而其人尚有未可知者以待論其世而後知夫世之爲世古之爲古也古之爲古郎其人之所以爲人也故夫論古之世而後知古之人非其世何以有其人然非其人亦何以有其世故孟子曰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聖人也明德夫子之巧力於時也非所得好而私之其於先覺覺天下也可謂任之矣而冲焉若後覺者其所與人蓋已由由斯而又非有爾我不相爲凂

看得古字

不是今古之古

之意殆時爾耶吾遊夫子之世矣所至若元和之條昶流風穆羽若樂之出於虛而滿於自然也已而瑟然明以淸夫子歸而弟子不得聞於斯音也若上世然矣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沒吾觀今天下之善士不知吾師其爲古之人遠矣今之世誦其詩知其厚以柔而師之卒也以學易其淨以微亦非世所能知也淨故厚微故柔雖然論其世知其人者亦幾人哉則亦誦其詩而可矣

去之便不拖沓

一顧一盼增

○徐司空詩

律詩難工而易竹宦遊酔對猶河下録卒

余待詔容臺署中六月苦暍甚無可如何迺託養痾號沈眴用避兩都之患也而同署徐敬輿君求我於僻劇談途詧矣袖出一篇技淚而視余曰此先子司空大夫之什也不敢以行於世敢以藏諸宗當爲會而梓之君爲言其首余讀一再過歎語之曰余見今人之詩種有幾淸者病無有者病濁非有者之必濁其所有者濁也杜子美不能爲淸況今之人李白淸（刻○而○當○）而傷無余甞爲友人分詬而作詞因知大雅之亡槩于工律南方之曲刌北調而齊之律彖也曾不如中

最可惜也臨川未能免俗雅亡二語可以異箴

原長調庵庵隱隱淙淙泠泠得暢其才情故善賦者以古詩爲餘善古詩者以律人爲餘君子先于唐人筆也然宦遊酧對多爲律詩所以芳華微吐藻實猶蘊大抵擬工于杜而清勝之其孟浩然劉長卿之亞也當亦有從聞詩者歟君愀然曰受大父教因出其大父白谷先生之誦餘續騷經爲閨賦者也又經與其弟魯源先生沉繹古學詩思醇深余歎曰靈根濬源司空大夫上有父下有子子爲人復端亮而仁孝大夫爲不亡君粲欷而謝曰子之言可以引矣徐生

（風氣所域誠有不得而同者學一先生之言殆可笑也）

出門余復謝客

金竺山房詩序

詩者風而已矣或曰風者物所以相移亦物所自足有不可得而移者十三國之風采而爲詩舒促鄙秀澹縟夷隘各以所從星氣有直水土有比宮商之民不得輕而徵羽明條之地不得垂而闇莫此儀所以南操而舄所以莊吟也江以西有詩而吳人厭其理致吳有詩江以西厭其風流予謂此兩者好而不可厭亦各其風然不可强而輕重也立言者能一其風

足以有行于天下。若夫金右辰之詩、有不止一其風、
而兼兩者以究焉、唐貞元以後言詩、而相遜媢、李杜
止、爾予觀右辰才氣、渟積嵂崒、瑰瑋延衍、魁然其大。
而不可以細視也。又兀乎其奇。而不敢以正視也。想
其含吐揮設之際、思緒興寄、雲湧而興、飈發而成、如
萬竅倏厲、倏濟、騷騷而于于、如屠垣一日解十二牛、
四顧滿志、誠有隴西不足爲其輕、少陵不足爲其重、
者嘗戲之曰、永新山川幾許、而當有生、生曰、某非永
新而已也、而來吳大郭、嘻吁、其知之矣、新安者、江吳

文周至

之集而永新若江楚之交其地脉精采射越當乎右辰故其詩旁魄憤發幽繚致屬則大鄣之氣也標貫玄微該驗條傳則又非若吳人之風露自賞者兩者之風較然槩然矣得一爲美好而况其兼焉而不專者乎容曰生之詩直寄焉已耳生廣涉天下經制之事好與大人先生相傲倪夜半醉臥或竟日抵掌與語星歷氣候山林兵築河渠圖府方技稗說曼以玄釋辨如決河中如射覆大人先生卒當之口拄不能窮也其大且奇如此然生故遠千里而與我書曰身

爲掌故弟子、不宜越俎而議風雅、夫風雅正弟子事、兼湲詣邁出、且退然若斯、則其與大人先生譚開濟厄塞諸大略、豈可易測識者耶、孟子言尚論者誦其詩知其人、人生非詩而已也、因如其人以序之云、

論人遡來作敘之套然出自才人之筆自有異姿

以地

○○王生借山齋詩帙序

江左王氏、世濟其美、於明則王氏顯於齊安、齊安在江北、然故江東地也、稚欽太史崛起武廟時、以節義文章雄長一時、子聲繼之、子雲其再從弟也、造物之

看易水沛王之氣蕭瑟刺人

渾樸勁深

與於人也多所惜厚之花者靳其實傳之翼者兩其足稚欽以異材自顯幸乃讀中祕書詐擯斥以死子聲不爲不登達竟終臨漳令不究其施故王氏之聲怨而多思其節婉以悲殆與騷近有風人小雅之意焉怨而無誹悲而無傷子雲之聲何其多怨也語云士不窮愁不能著書天亦窮子雲以發其聲吾聞其宗有行父厚之叔芳皆能世其家學宗之窮愁爲甚王氏何多材哉英英然追江左矣一家之中挾江漢湘騷而起者後先六七人其取於造物多矣造物妬

之固宜激切之音婉而有直體

夷濬恢泚開近時江右古文派

雲聲閣卓序

天下之物最大者無如道與法希微淵淪憭怳淳鬱道之存也劃錯瑩漫方儼員幅法之持也法與道際可以言心可以言天下心與天下道法之所營也性命功實節烈名譽之士無一不在乎是時一意之時一至之皆足以有言於時而況其存與持焉者哉余從丁紫崖明府燕言得讀張文石先生雲聲閣諸作有當乎心與天下者耶砉爲詩歌光怪流離峡圠旁

薄子墨之徒習之不可能也名理在宣尼文釋之間其不一而一不入而入非知　之所得言非言　之所得知也言事大者乃爲許相國語定　太子宗社至計爲郡國談丘賦關澤之政著系記里閭閣家巷之行雜寫鍾劍優冶之奇靡不騁古今之倪略揚雅俗之趣會盤紆而英抗蹻而夷其所爲心與天下者殆有以存有以持非愀然言之一致而無餘者也蓋先生爲郎著節歸與吳越間諸君子講性命學本乎無欲歸乎無極本乎無極歸乎無欲嗟夫其於道法

之際以矣。容容冥冥。吾且聽雲之爲聲。

玉茗堂文集卷一　終

踔厲翔有

玉茗堂文集卷之二　序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甄胄天羽沈際飛選

○調象菴集序

萬物當氣厚材猛之時奇迫怪窘不獲急與時會則必潰而有所出遯而有所之常務以快其憤結過當而後止久而徐以平其勢然也是故衝孔動楗而有厲風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紆紆氣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極可

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辯之間固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東吳鄒公彥吉著調象庵集數十卷以余所好急取其詩而諷之已異焉當其興屬而起澒洞合沓勃聿琗璨可使霆發電睒魚跳鳥瀾猝不可得而當也逮其法至而行則復倚儷澹淡切迭稽詣若晴雲穆甫堅車良駟逝不可得而厭也文則皆名岳廣川之環其前而通人選賓之駢其後彪炳渙汗要于足傳而大致有動於余衷者蓋公才具高偉於世故疊

臺之業開濟有餘而心目太明神骨太峻於貴倨繇
所可下於夷伍無所可借用此率意而酬殆非頻頻
倨
所了蓋自是公之進退無恒而天山有篴矣嗟夫有
只是遊字
高才而鮮貴仕其與能靖者與折節抵巇非公所習
則其鬱觸噴迸而雜出于詩歌文記之間雖談世十
一譚趣十九而終焉英英沄沄有所不能忘者蓋其
情也至於今四海人士鮮不引重公者然猶大其才
而高其氣則當埼之嶽嶽一世何如矣雖然世人爲
其不可傳者而公爲其可傳者噫而風飛怒而河奔

龍貫能攝

世能厄之於彼而不能不縱之於此。然公復自號愚公而謂余曰平生此道恒以酒廢病廢游廢項更以事佛廢此殆不然公文字言酒言病言游言佛者纍纍而是公之廢無乃其所爲與者與聲音出乎虛意象生於神固有迫之而不能親遠之而不能去者聞元成本寧二公當過公所其亦以是諗之爾

賈生之弔屈原憑抉胸臆一時意氣都盡卒其所以邑邑而死者才鋒之過露也此論[illegible]爲才人之鑒

驕菴文集序

欲殺衆何意千秋其在斯此非霍林前時過江之句乎夫予數千里不見其人而壯其心時有所不怡亦復吟此自壯故歲則其門人旌德劉生敦復崇仁王生士烺先後從予遊問霍林容貌言笑在長安安否皆言吾師清顏美髭與諸生談常極夜旦遊日益廣而貌故加肥予喟然而止之曰以予所聞霍林道心人也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灑情所與子墨流連相爲綽約耳雖然亦非世人之所欲得也已而以南祭酒出書謂予題其睡菴文咏予爲拊几

廻翔慨然有東下意蓋前聞李公本寧以有所不慊留寓東間霍林復爾皆予所未見莫由夢寐者逾年春而霍林復爲世人所疑罷官矣於是天下有識之士趣爲不平而予特甚何也霍林者道心人也孝友廉貞足世師表而當何疑于世乎雖然吾有以語此予前在長安嘗謂詞林袁董二君曰君等苦道心不善堅固文趣不過奇援黃閣有何重慕哉世之疑霍林者惓其黃閣耳亦太早計予以霍林文字推之其福德常在乎彼人者何以明之見其初第時數作攸

大都形似文章處墨氣烘染極妙

如也至爲其里人作難脫剌客于枯盧破衲之中幽思顯詞迸然而通瀕沓揵疾歷礫瞻忽可啼可笑若出若没大非前館閣中常設者矣予猶意其翩連而貴世樂所誘或忘其智骨焉已乃讀其文咏種種異之篤於功名世法之外有以秀鬱而蒼發或千餘言旆如其舒。或數十語梲如其詘。如霧流烟如雲漏月如洗峯嶽如抰坱圠雖其稿積衍按尚未極其曉世之情其必不爲世人而爲道人文人也決矣。至于韻語短長率意受律氣力沉厚班駁蕭瑟成其家言方

前過江時、復已度越矣、大致羞富貴而尊賤貧、悅皐壤而愁觀闕、此其人胷懷喉吻中、殊有巨物、豈區區待一黃閣而後能與世吐咽者與、至其沉寞病中詩、猶有可舉似者、平生事倉卒、黑白不成校、一死終無辭、安得朝聞道、夫以欲聞道而傷其平生、此予所謂有深情、又非世人所能得者也、嗟夫、霍林之于道、子文何如也、發端未識、得其里人與之患難而迫之起、（時文氣）功力未竟、得朝貴者與以賤貧而恣之成、彼人者無乃過爲福德與、是睡菴可以恢然逌然以山川爲氣

質以烟霞爲想似以玄釋爲飲食以笑嘆爲事業縱
横俛仰槩不由人道與文新文隨道眞情智所發旁
薄獨絕肆入微妙有永廢而常存者然則所謂千秋
某在斯者彼人何與耶然彼人者必曰子何以知其
必千秋也又曰卽其饒爲千秋吾且困以今日之事
嗟夫以此相難者往往而然又非予所得而言也始
言之以爲睡菴文字序

掩杳浩帯有段落行
止古文中之末乘

○○騷苑笙簧序

太史公以屈平正直忠智以事其君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嗟夫此有道者之言也天下英豪奇瑰之士苟有意乎世容非好色者乎君父不見知而有不怨其君父者乎彼夫好色而至于淫怨其君父而至于亂者則有意乎世之極而不得夫道者也至于宋玉景差之招魂賈誼之弔屈雖與騷異時有所憤惻迫發于其中一耳厥後招隱哀時思沉調急先漢之人能爲楚聲餘

源流

則賦而可矣故賦者騷之流而微異者也榆林杜君韜武以武爵貴介公子躬上將之姿而好左徒之業爲五嶽遊楚詞山中吟數卷名之曰騷苑笙簧其自序則以屈原離放傷悼家國有所不平而身當國家盛際信而蒙信忠而見忠無牢騷伊鬱之思有瀟灑優悠之致引類比義宜與騷遠原其攄懷述志時而放言獨往亦未有遠殊也誠有然者羽人乘遊則閬風崑崙之軌也餐霞蘭生則雲中堂下之思也次第有作靡不流離炫爛窅藐偃蹇就中辭義曲致宛爲

尚論及此爲韜武伏案然亦確

正則之遺葢無所好而自不至于淫無所怨而自不至於亂至其音清節和無擕無逼眞有氣逐拍而成笙思在口而爲簧者殆非悲笳横吹之助與予有慨乎此風雅之道息聲貌流絕屈大夫獨與其弟子依詩人之義𧷤源發波崩煙决雲爲千秋賦頌弘麗之祖文則盛矣當其時堯舜道德之純粹未得爲懷襄用也言殺張儀止王無西而止顧是時楚獨無將其將唐昧景鈌輩戰死武安君且來屈子之材誠用固亦未能當也葢文盛武不能無衰賴封彊之靈韜武

從客詞旨。有墨卿文士所遜避者。至其登壇秉麾鎮虜禽敵。居然宿將風。以一少年公子而文武兼盛。諒非有殊絶于人者。不能將萬里一疆。神明倍強。古之所難。今之所易。與夫戰怨事也。昔人有臨陣必先被髮叫天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然後進戰。其氣然也。誠得騷之意而行之。悲惻排盪。憤悁噴薄。馳而入三軍之中。擬玉桴兮擊鳴鼓。誠既勇兮又以武。要未足爲兒女子道也。或曰。韜武積精於道。於騷所爲托遠遊而含朝霞者。如將遇之。若然則韜武固異日之

意○新○

莊騷也。茲之笙簧。殆劍首之一吷也。予何足以稱之。

應待中之作得詩人激刺之旨

光霽亭草叙

顯祖得爲祠官南來、客言山林遊適讀書之美、此皆非顯祖所以喜也、而喜得堂上二老先生記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溫柔敦厚、詩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二老先生之德性問學、非末學所能遂窺、亦可謂之尊而道矣、以語吾鄉講學之士鄒比部等、因問曰、爾何以窺二公之能尊且道乎、顯祖曰、觀其容、讀其

一本頭工夫
臨川所大

言其容皆温良恭儉讓者也、此易識耳、其言則方公之詩敦乎詩、周公之文精乎易、衆多以爲然、然方公之詩已有息機堂集、行於世爲徵、而周公之文、未爲世所窺顯、祖雖記其論說數條、傳於人、而平生雅不能言、口吉未暢、乃時時謁周公、乞梓之、亦私欲以信吾言也、而今果有光霽亭集、行於世、捧而讀之、乃私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所以爲文也、恨吾齒之已壯、材之已固、無繇進於此道也、童子之心虛明可化、乃實以俗師之講說、薄士之制義、一入其中、不可復出

不許者數言可以正告天下父兄也

使人不見泠泠之適不聽純純之音是故爲諸生八年而後乃舉于鄉又十三年而後乃進于庭素學迂而大義不明也因思世人受此病者甚衆獨無秦越人之術副其內藥而洗之令別生美氣也雖然讀周公之文亦可以知治本之技矣知文者當亦有以信斯言也夫

○蘭堂摘粹序

我完素江侯以文章家起大閩之西而長子郡之金邑一時吏治用決裂無所顧護爲好予獨喜侯顏數

而氣冲有以下人一見知其脫越世俗吏習動于醲醇蓋替而其政已效矣治士大夫禮而治民惠韋朴之楚不聞于境外而稽比以時訟無鍰罰工作之煩然常有所愧悔至爲希少蓋嚮見侯之容知其循且良焉必矣雖然殆必學殖與久之授其爲諸生時所集諸家言蓋抉玄而摽其粹者予受之歎曰侯殆有進于道者與此其於古人之書也不皆感乎目而成乎心然且章而摘之句而剸之編連而序之固將爲夫世之學者磅礴徑省有可以給取乎是而爲夙所

流纈意不能無愛之雖以予之衰且老而一接乎離離諸家之言感侯之勤讀而乙之掎而三之尤不能無愛也昔人之喻唾者大如霧雨細若珠璣出乎人之精神一也江漢之瀾漱而為潸取于美田引其涓涓冷華出泉凡以汰故為鮮不可謂非其全矣嘗試語之六經儒者之辨莫燦于周孔天人之際為持其平若夫老莊之屬人而之天管韓之屬天而之人凡世之蘄有所立言成書托名字者必皆有一乎是學士得而精之遂其數言舉可以攝理事而施于世世

一氣呼吸得全

固莫有致其精焉者予知之侯之學殖矣刑名短長之說不足相誘動而其治獨以俞俞歐歐凝重以慈常出乎道德之意並諸家所以表術事形物機者侯若皆有所得之異時所施用當大著此以薄示其精烈令學者亦有以窺天地之全百家不可廢也

超然樓集後序

於越通于吳其地文物而風美而處乃與江右隣質以野其垠旣曠于法物之聽而吏於斯者亦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蓋平昌令局于面墻而無與語者五年

于兹矣天幸於越大人臨之始與士民約教以鄉比之長如周官禁其佚而教者至於童子小學各有程吏率惟謹平昌令捧令而嘆曰公之文其在兹乎屬者以叅知天下事其以文化成也何有郡丞許公聞之忻然曰未也公之文有以開萬世者乃帥十縣令稽首而求發覆焉久之乃得其超然樓所爲文各體具是十縣令起而卒業焉大者若雲漢委迤于天而星含景流也若山之延夷起沒于地而烱霞草木含魚光怪響象莫不備以興也若觀九奏雲咸淫于舞

馬歌嬪而短章若奇音獨奏其淒鏘詘然又若孤嶂寒潭之秀以澄而氷霰之泠歷也蓋十縣令始知公之文有以極古今之變化見天地之大全而平昌令一旦出面墻而遊通都神明爲之練汰心容爲之解舒舞之蹈之不可得而言矣既而頓首曰試言之竊意超然有五難有殊絕秀卓偉厲之資而後可以竟業公有其資一也竟學然後其資庶以有所立於時而不廢公無所不學而學必深二也孤絕而典者危得之而已後矣公生而有忠父孝兄家國之務聞若

性成三也雖滿而動其中外阻山川閒遊之觀則不適吳越文物風美之地也遊客大雅將朝夕焉意所至而開四也若窅而偏窮偏通無屈折頓挫之迹亦不能有所憤會而成文公外朗而中已著世有知有不知者物之態色時之機趣無所不經而盡菀蓄以遊於文五也公有此五者其覩於大全而變化極也超然不亦宜乎若平昌令者生于貧而野之鄉學而靡于牆仕而偏於窮外無所發皇而中有所底滯雖得公之文師之而萬一也亦可得而超然也乎哉于

平叙耳奇氣隱躍

是九邑之令拱手而嘆曰平昌令可謂汙而自知不阿其好者矣因敬梓而傳之殿以平昌令之言附不朽云 滿足

○李超無問劍集序

歲徃浴佛有驅烏湧刺坐我堂東揖之知其奇留之齋云不能斷酒也信宿而都無所斷偶爾破口公案二三則耳居常率爾成詩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間盡奇俠之氣一日問余何師何友更閱天下幾何人余曰無也吾師明德夫子而友達觀其人皆已

朽矣達觀以俠故不可以竟行於世天下悠悠令人轉思明德耳遂去之盱拜明德夫子像而復過我則髮已覆頂額間矣曰先生言俠不可竟行于世而弓之俠猝未可除因而說劍爲天大將軍得度耳余笑曰有是哉明年秋九月則已雄然冐武冠帶長劍而就余有吳下諸生書乃始知其江陰文士李至清也曰業已去書生爲頭陀去頭陀爲將軍亐劍之餘時發憤爲韻語數十首來豫章題曰問劍先生宜有以訣之余笑而問曰既冠而娶乎曰未也然則劍不可

筋節　逸

後引皆有微寓於含此間求之

得而問矣吳人而知干將乎其師鑄劍三年而金鐵之精不流夫妻俱入冶爐中而劍就干將夫妻不能自投斷髮翦指而已今子獨雄而無雌而又奚鑄焉生曰先生其無戲曰非戲曰子謂必夫妻而劍耶莊生說天子之劍褁以四時制以五行論以形德開以陰陽陰陽者夫妻也若然者上決浮雲下絶地紀列子所稱視之不可見若有物存或見影而不見光乃是物也然鑄此劍者皆不能殺人生嘗斬髮而爲僧亦知有不殺人之劍乎殺人者非劍也若吾豫章之

劍能干斗柄成蛟龍終不能已世之亂不足爲生道也因爲問劍答而弁其詩

○學餘園初集序

言之有故

先王既往而鐘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漢以來至於勝國冠帶之士閭巷之人或鼓或罷或笑或悲長篇短章鏗鈜寂寥一觸而不可禁禦者皆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絕而爲此固足以傳遹之以才而潤之以學則其傳滋甚然以今思之亦其時然也悲夫今之人得而爲昔之人與吾衰且敝年十五師徐子彌

二十友帥惟審講古今文字聲歌之學至於今可謂劬矣觀歷遊處感發而攄懷亦不爲少然反覆自循終無可自好爲成者以吾之情不減昔人將才與學不能有加於今之人也與托末契於後人乎將老而爲客遂有毛伯丘君頓致此道蓋其去諸生成進士也財一期以餘有慈氏之喪歸而除一園以居也殆半期耳而總其長賦已成四五詩凡百篇他文字稱是嗟夫風煙草樹山川愉愠之情行者居者各得而習之至若其鋪張摛抉時物之精焚人生之要妙盡

丞以神行

取而湊其情之所得至者雖學士大夫或拄口喑舌而不能吐一字丘君乃能出其數千萬言縱横流離磊砢層集無不如志比其成也曾幾何年幾何時而學餘園初集固已風馳於天下矣夫以予之晩悟而早衰無所可至以天下學士大夫所不敢易爲鏞扶者而毛伯君獨能爲之將其才與學有異與一觸而不可禁禦者與然則予有不遜而托焉者與蕎君與予友人鍾陵李乃始皆吾家霍林公前後所進士乃始之於斯道也久其所師友又畧與予同其亦有悲

於予言也夫

劉大司成文集序

士和司成兩都兩都士稱爲兌陽先生先生言道德而近名法常曰學士先志官先事空文何爲盍其天性廉毅貞穆生於吉州忠孝之鄉而道學之世故其言動出入必以形影相格不肯流遯而之他其教然也予性故馴而逵官南都與之遊于世俗嗜好一切無所當好談天下事與天下賢人而已予稍爲通之引與達觀先生遊倘識所爲西來意者時亦爽然自

杭堇抑揚十指縱送花間打力手筆

失然終東於其教耿如也今其遺詩文若干首具在蓋士和之去國與被病皆出意外倉卒不克自定其文然所存者亦可以知其所亡矣所亡者其人則東漢之人所存者其文則南宋人之文也（微詞）而先是海內人士稍稍傳其與政府諸執事疏記指發端委稱引連類綱維大細之弛張人材善否之進退悃款焉流連焉彼其身未嘗一日當天下事任而其心不忍一日付天下之事于不治蓋至於言而躓動而窮然後歸而嘆曰吾讀養生家言矣最後探旌陽令至德觀

宿張道陵龍虎山中上追洪厓驂鸞之跡下睨僊巖遺蛻之處喈然有思泫然而悲曰死生亦大矣吾無以處吾心又何以譏稱爲將招予從汗漫之遊竟長生之事曾幾何時而以無妄之藥已矣傷哉天地雖云大無之寄此身此非吾兄詩讖乎不問家人產誰要國士知此非吾兄心行乎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欲知其人論其世然則士和之所爲人及其所遭遇之世於士和之書之詩其能無慨然長嘆者何人吾亦忍涕而待之耳

○孫鵬初遂初堂集序

漢儒疏五事、以水爲貌、而屬火於言、誠不能無概乎是、今夫木之生、其所以長潤森好、恢瑰曲折者、大氐水之爲也。極焉而措之爲薪火、以傳火者、木之神明也。而言者、人之神明、言而有以傳、傳以久、則神明之所際也。雖然、顧可以忽貌乎哉。人之貌也、明暗剛柔。成然而具、文亦宜然。位局有所不可以反、置脉理有隧、不可以臆屬、藉其神明有至不至、其於貌也、無不可望而知焉。　國初大儒彝鼎之文、無所敢論、迨夫

李獻吉、何仲默二公、軒然世所謂傳者也、大致李氣剛而色不能無晦、何色明而氣不能無柔、神明之際未有能兼者、要其于文也、瑰如曲如、亦可謂有其貌矣、世宜有傳者焉、間者文士、好以神明自擅、忽其貌而不修、馳趣險仄、驅使稗襍、以是為可傳、覩其中所謂反置而臆屬者、尚多有之、亂而靡幅、盡而寡蘊、則之以李何、其於所謂傳者何如也、然而世有悅之者焉、華容孫公鵬初憂之、嘆曰、李何於斯文、為有起衰振溺功、王元美七子、已開弱宋之路、日巳流遁、長此

有欲聚古今傳奇爲曲藏者亦妙

賅此五者文之能事畢矣

安極、且吾先公四世文林、剞量二公爲法已久、不可以失、而公又蚤負才志、入讀秘籍、出覩省奏、淹於今昔之故、隱而益文、嘗欲總史傳聚往略。起唐虞以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以櫽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二字妙）嗟夫、公蓋通博偉麗之儒矣。至其爲文、封奏志序記牘歌咏、引繩步尺、取裹厥體、勃溢者勢而延豫者情、叩切者聲而流蓄者致、此五者、故幅格而蘊深。公之所以爲文也、蓋江漢洞庭爲水淵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鶉首祝融爲火雄精、

足以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爲必傳、傳而必久、李何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　木水火三喻足爲清言之助

〇讀漕撫小草序

漕撫閩中李公道甫、初以東南海警、開府維揚、海波澄謐、而稅使乃始稱詔橫亂、徐沛吳揚之間、皆公履也、其爲夷戮甚大、非迅鬭所支、公能以筆墨口舌動主上、黠者㬅以死、次者屈服受事、此朝廷之喉咮、而天下之要沓處也、五方四裂之民在焉、莫不倚公爲命、歌謠萬里、此亦足以控厄乘流發決英雄之氣

矣。當是時、公亦欲以微罪去、舉朝爭之、　天子若為不得已者、而盡其用、居之淮、莞天下金粟之運所上下疏奏教答、委積至若干卷、蓋政成而思其所嘗遊、逮於余、以相示也、受而讀之、大者力奮其身、號怒戲笑與中貴人相横決、爭數千里之民命、貧者徙者、可以復業、居可以居、行可以行、而亂可以止、所謂　社稷之力臣也、夫功有所自成、而力有所自積、小夫傾臣之徒、其於天下事、潰敗無足論者、蓋亦時有有力人矣、與之扛千鈞之鼎、探豺虎之穴、旋轉噴薄而無

名論卓然不朽一篇以力字作骨

慴使之提細物扺蜂蠆或反倉卒顛破盤觴而無當何也以爲其力無所用之也夫力豈有異哉用之則大可以全不用之小可以敗用世之力亦何以異此公疏奏文檄中大者所謂舉鈞石而當猛鷙瞋喝示武嘻噱示閑英雄之槩有固然者至其所爲繩墨吏士罰笞以上未嘗不親極其徵覈出入之情而誚責所治於罷士細人拊循收恤無有二也孝敬中行之理時取以生其善而滅其詭单語微詞皆有法則氣整而味平此有力之士所爲常器小盤無所屑意者

註疏

然則公之用力於世者。豈有餘哉。教義刑名不爲小。而河渠盜賊不爲大。公所以收百萬士民之心。起百十吏士之氣。而感動 天子。擊折亂倖。至十疏以去。而滿朝爭之。 天子終不聽公去。更以委重者。豈非力之有所積。而功之有所成哉。臯陶言九德之行。曰亂而恭。剛而塞。恭固可以治亂。而塞所以積剛。彼亂而訖以不治。剛而不至者。無所積而空以才氣相烝。也。吾嘆世之稱公者。在彼不在此。而以震耀其功。公蓋有德者也。

徐暢中有
莽覈之熊

○趙仲一鶴唳草序

陸平原山海異才爲河間孌人讒死兄弟嘆曰欲聽華亭鶴唳其可得耶趙仲一（小家）如相如抱璧睨柱幸不碎問道而西歸陶穴躬耕黃冠草服猶得聽山河鶴唳飲靈湫嚼金絲草平原有是乎趙君偉容顏性孤郅雄邁然好禮下士與人嘔嘔如也故其去國朝士悲焉道侶疑焉諸生野老苟有識者咸用喟焉牢騷於書疏廻翔乎咏歌秦夏殊詭玄釋增異得若干篇門人總之爲鶴唳草言嘹唳也其悲如唳焉白露警

所語神雖工不善也

而鶴唳清知霜雪之將至也雖然亦顧其地與時吾嘗受選吏部旅立軒墀之上有白鶴焉引吭而鳴蹴翮而舞高趾遠聽修然百禽之外已而傾之以稻粱注之以潢潦未嘗不味之而就視也孰與夫不好鶴者放之嵩華江海之間乎朱冠縞衣絕塵滓之色良宵清晝發清迥之音若斯者固亦俗士之所不能有而遁人之所不可無也惡知鶴唳之不為鳳歌也乎聞之鶴仙禽也異焉者以胎化君嘗坦腹示予曰吾結胎久覺五內如玉鼻嘗聞異香暗室瞳子有光若

大奇人

此學至此猶未免爲貧累余何辭焉

似晉魏人譯經文叙

蜚雪、然則君之爲羽衣也、其亦近與顧書示予爲取債家所苦鬢髮盡白面目焦黑憔悴呻吟不能自休結有力者何也噫此其所爲鶴唳也與。

○二周子序

原夫雲書皎判開玉墉之冊奎璇發采繚玄扈之文。遂踰繩契競寫編謨上起三王眞誥下底百國春秋、肇表天符撰離人理徵存會泯徒深緬邈之思而已蓋自皇訛帝矯王煩伯瘠緣是影支離於多迹聲咬嘵於不㲉弘道君子閔其若斯厥有史儋厥周藏之

浮蕉滯泰闕而强著明竅妙生死之徒兵政王侯之
決百有餘年通靈闡繹仲尼年十七歲即授此言布
衣養徒衆三千問荅增損成其遞作至天道與性終
不得聞也兩者絜之象帝之經特筌靈杳素王所說
務存乎昧嗣是而作分總兩流矣然皆和疾不倫形
影相難弟儒兄墨能無憮然歟我明二周子連軒大
志比作二書一曰鵩笑一曰何之畔天地之清輿抉
死生之靈詭扳玄繹之義根綜斯人之條貫評往則
死者有知徵來則聖人復起人位並美必傳無疑功

君士遐思王佐取寛黜猛舉纍皆至言足以埀教爽世顧趙趙實政如是試問長吏

德如斯。兼言不朽盛哉、是時長公尚覊南都、忘年大學、授而序之、余素無老子之恍忽兼乏孔子之中庸、不在能言之科、粗標著作之意、千秋讀二公之書者、庶亦明余、是爲序、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絙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葢昔桀紂之法胥亡而亳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翺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

有能畢墜鋤豪積金惠賑拾攜懷遠如趙者幾何幾何人也不至寇盜充斥而煩當宁焦勞也掩卷三嘆

蘇張文字

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閒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敝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與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强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

較量王叅恰當

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國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輪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罷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為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為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

補叙極有法

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爲乞漕粟大府錢施其民問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吾北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牘積金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于啞然而駭曰是何與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修治公私署堠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芟舍牛種以業流集者復不在是于益畀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盛則有所逋而後期公奮議度田

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輒已单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偺而撓者公故怒容渥卅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壤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鍰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流又公深民桑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栽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饑人粥治堤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歎而不怨衣裼食稗而宮館馳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予憮然

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强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而終無亡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

可惜

妙處有不滿意欲爲治者寬猛相劑也雖然吾見亦罕矣

爲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于王者之世夫

末一意畢竟不可少

趙子瞑眩錄序

孟子告滕世子滕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引書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問者曰滕地瘠小殘弱因之可幸旦夕投之瞑眩恐更不勝答者曰有國必有土有土必有民有民必有受藥者顧藥物何如耳然則以

是湯子說書

何爲藥物乎、曰以性善爲藥物、然則孰爲此方者、曰、先天地以來、即有性善一方、伏羲視卦氣、神農化毒草、軒轅畫井田封建所以利生成、世世皆是物也、至堯著其方授舜、曰允執其中、已而嘆曰、四海困窮矣、舜以授禹、而湯文王周公孔子守之、孟子識其大者、故與滕世子道性善、稱堯舜、而曰滕可爲性善之國、至問所以爲國、大畧復井田正經界、十一、堯舜之道也、曰若此則藥性善矣、復何所苦而瞑眩與、曰舜言之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道心者藥物也、其

皆作事人
矣抵爾銜

性至微人心起則常與道心為瞑眩不勝則危善用藥者必致精極一隨瞑眩攻之而不止時必有搖手反唇止其藥物者鎮之曰無稽之言勿聽蓋危之也此孟子所謂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者何言暴汙惠君良吏驟為投此亦有憒憒而不敢遽受者何也皆所謂因之可幸旦夕者也趙君仲一治滕偉容幹精吏事廉而有威苟因之旦夕幸無事而去甚易慨然曰滕病痼吾不藥之無起時吾欲用滕子之國正經

何等念頭

界復井田復次而限田未遽可也歲凶不食何以食

歲逋不償何以償歲流徙不歸何以歸我知之矣豪右受民所寄田失稅而移責单細民民有田不能深治饑則徒而他之田益以蕪賦益以逋必令自名其田戶度之無寄隱而後可豪者懼撓之曰若而年固已度田不遠矣間以撼大吏君朝上議立行身輿豪貴人鬬而馳田中瞋目赭面奮髯怒號豪不可當辟易就丈無幾何而籍定則又羣洶而蜚言大吏君曰此正所謂無稽之言也吾執吾中已而人心定大吏莫如君何凡得隱田并墾除數千頃買牛千頭活饑

民數萬人歸流民數千戶始至倉見糧三年積粟止十二石乃課民樹桑棗有貴人子毀其一株輒收捕償樹十而舍之後至數萬株所至桑陰常滿城壕半乃有蓮荷香若南方亭隧盡斥垣樹表列賓舍有序學士誦歌市賈無飾男女廉貞休休于于河洛之間蔥然一善國也由今思之滕之人經幾瞑眩而至此（能轉）雖然不瞑眩則不受藥瞑眩則其受藥處也受藥則其性善也趙君可謂善醫國者問者曰能醫天下乎曰有命國小而天下大管仲子產吳起申不害商鞅

諸葛亮王猛皆以藥瞑眩其國下疑而上信故勝而成功王安石信于其君所用藥物亦種種當宋人病而其時與爲瞑眩者韓富司馬公諸人也此皆所謂惠君良吏者卒以不勝而止世遂謂安石無能醫天下矣而其治鄙也固效彼固稱用堯舜之道者然則移滕治於天下可乎趙君所入用者皆世所語王道藥也而氣勢形格常以霸藥見疑夫有霸藥之疑而令天下瞑眩知其於治何如也雖然趙君固知學者勉之上道歸其鄉處泰阡陌間歌幽風益繕其性更出而授藥

經以呼應得周

必有神而化之天下霍然病已者矣

崇論閎議

○趙仲一鄉行錄序

趙子鄉行錄、錄眞寧父老子弟、以趙吏部邦清有功德其鄉、而草笠徒行、闕於儀體、相與共上其守吏求以車馬優重趙君也、父老意良厚、趙君之去吏部也、同官予鄉吳君仁度坐爲君疏理、謫南、漸徙至太僕、使歸示予斯錄、予謂趙君賢者、而其鄉德之如是、然其鄉之大老在兩都者、不下五六公、吳君何不爲趙君一言而令坐廢無乃非其鄉行意乎、吳君笑曰、嘗

波折　波折

以語其鄉乃更有不好趙君者問故吳君不言嘻予知之矣將如孔子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與吳君曰不然凡譏刺趙君者亦皆忠信廉潔之老非爲不善者也予益怪之久而醳之矣夫所謂忠信廉潔者微孟軻氏所謂其鄉之原人與鄉原之所至不好者狂狷趙君將無得爲狂且狷與若此或非所謂善者惡之而向時父老言趙君有功德不可徒行以辱之者乃誠善者之好也嗟夫趙君高氣異材天下有識者聞而好之意相近也而其鄉老在朝

挽强手

者惟恐趙君不徙行在野者惟恐趙君不得與是何其鄉用情之遠與嗟夫一遂昌令也上六年計求去南考功某曰遂昌有關係人何得便去予竟去未嘗一日之官矣又三年計而溫中丞出故相揭袖中曰遂昌有言宜遂其高尚二公皆秦人也而異同若是其又能盡好趙君與且方今士大夫進退以黨秦楚北而吳越南趙君前失越相意以去天下意君秦人也去而秦之大老曾莫爲援然後知趙君天下士也鄉人難與爲行不能不與爲行獨秦而已耶

玉茗堂文集卷之二 終

玉茗堂文集卷之三　序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甥胄天羽沈際飛選

○○岳陽王氏宗譜序

蓋余友金壇王君應嘉學植而樹敦有大姓法度游十年矣時爲言其先世父虔孟燁之賢給事南省中大論嚴相國僉山東憲淸嘗歸至淮揚間絕食終無所餽受能古文辭其鄉里附邑故多豪至言虔孟先生意未嘗不下也已而得高陵呂先生柟所言王貞

立標從其族。曰行在孝經矣。經云。居家理可移于官。貞立因瞿然贖先人墓下田。以其一祠而食其旁兄弟三。至封視壖外松柞無不躬親。其至性也。夫岳陽諸王氏。有先乎江左而後祖瑯琊太原子之先何也。曰是吾所不能祖也。吾所祖者。宋慶曆皇帝時進士宗存子咸寧尉康。康孝子也。是爲岳陽諸王。又四世而義公兄弟分烏以入於明。雖吾城中王皆其後也。已有過之而相誰者矣。夫慈孫翼子。於世次身所逮事者或三。所得服者五。所居得知始者十世而已。十

不亂宗故見敘也

句法

樓云文字

無一語覓是　冷

世以上非　國家所護其存廢轉止不可不記也故君子雖愛宗常毗於其近嚴祖常窮於所不知吾不祖江左以來不可爲不嚴祖也齒城中諸王不敢親所以別宗也無言遠者岳陽非伯父爗祀幾無以祿者如此是存之忠不著也非大父標祀無以田者如此是康之孝不傳也夫田祿之不時而忠孝無所續則其宗不可合宗不可合則雖吾岳陽里後耀且有相誰之日也吾安知瑯琊太原余歎曰行子之言其句○勁亦可以宗矣因取而書之岳陽諸王籍之首

○○吉永豐家族文錄序

湯殷人之後也武王封微子於宋命之曰惟汝象賢修其禮物慎乃典常作賓於王家統承先王永綏厥世而本原其德曰恪慎克孝篤不忘凡以悲憐微子之微傷先王之後不傳而以其文物典常與宋令世世守之雖與國咸休可也其後微子歲時朝周威儀甚備周之王者儼然客而歌之陵夷至於春秋宋襄公行仁義焉正考父爲之追道作商頌孔子始承其衰憂其殘錄於周曾之後曰予殷人也子學殷禮有

抵掌妙觀

宋存焉之宋而不足徵也則文獻之不足故也是故之周而學周禮得老子焉因而述殷周之事葢老子者老彭也以殷大夫入周爲柱下史而又生長宋亳間習兩代之事其壽又足以存之孔子因而得文獻焉嗟乎國家之有文獻也猶人之有精華氣脉也當其亡雖以王命之勤渠始封之恪孝而不能必其後之子孫謹守而足傳當其存之也則老彭一人焉可也吉之永豐有吾宗焉魁然大矣起宋平叔以來幾二十世譜凡五六易矣而其先後文雅彬彬與所爲

名賢交友、積文成林、思有以譜之、未也、蓋萬歲辛卯、予謫尉於雷之徐聞、道陽江、見吾瑞宗兄、而愾然問所爲世者、且曰、吾二十世祖平叔、以宋亂、護從如西而留、吾子之先倘是耶、予未有以應、弟曰元季譜諜散亡、予祖文德友信公父子耳、知與益翔父子後先焉、否也、然因以茵陽江君爲兄、而陽江君亦以弟厚予、君儒者、爲縣令三、判州一、皆以清强去官、而其從兄掌故君夢龍、以浙之嘉禾諭來授于撫、掌故君敦敏士也、一日悵然有請於予、曰、以不腆之家、經宋元

而來其罹梧者宿于兵火屠僇之餘流離散亂然終以族屬完聚三十里之間其系屬昏因廬舍冢祠皆可得而覆也則譜之力在焉獨文苑之錄闕如不修吾弟陽江君流滞於此久矣有志不就吾爲學官掌故無所與於國之典若獻獨不可以徵吾家乎予聞而愧之巳而瞿然欣之曰嗟夫此宋杞之所不能存而故家流風所爲與國幾焉者也槩厄洗畧傳之數十年世以爲寳而况於文章亦以流寫其時之風政謡俗與其人之終始後世或因以一人之事知其鄉

說得如許關係

感慨動人

因以一家之事知其國其爲實也不亦大乎雖然予有觀於盛衰之際矣蓋予祖茂䮊公言予江南之湯皆唐殷公文奎之後也公之子悅仕南唐以文章高世國亡從其君入宋藝祖恚曰尚不知我先人諱耶乃改殷爲湯官其父子於宋御醫平叔其後也餘子多留江南者而予先祖適以南唐使之錢王所國亡遂留錢塘不歸靖康之亂以族從康王孟后如洪如臨之府吉以故大江之西多吾氏而大則文奎公之裔也由此言之吾人之得世其家也不亦難乎時經

見大

喪亂流離伏匿或從其君或從其父兄子姓昏因或子其身所在爲可以免而是矣彼其居之不能守而能有此文獻乎微其居而已新故諱避之際將其姓是易然則雖有世家其文獻之存與亡固將有待於國也豈獨其家之人能存亡之耶雖然宋元亡而子一句豈出通

譜甚雅

宗之文物有在者焉則謂掌故君爲吾宗老彭可也

褒揚美裔
詳而有體

○○周青萊家譜序

歲在壬寅比部郎周竅六先生爰先子之意於其宗

嘆息有聲

秩而譜之成以示予邀邀乎其欲予序之也予讀君所自為序者自姬受姓而東至於今號為賢士冉門者皆在焉而安仁臨川之有周氏則自揚吳時始平湖之有周氏則自勝國始入我明而以科甲顯者則自廉州守宗武比部君始嗟夫當揚吳錢越之相兵海內如沸羹然一時寄身臨川之戰坪蓋瘡痍燼毀之餘形影存亡所不能旦夕計也而竟以遺其宗得至勝國贅于平湖以成大姓而有今日盛衰絕續存亡之際豈可料耶吾聞之留士氏以陶唐氏之後為

杰然可訓

留世卿、不可爲不盛矣、叔孫穆子以爲在三不朽非其祿而已也、然則族之爲世亦其中之有人焉可以世云耳、徵于周氏有人三焉、宗武以乙科爲瀏陽令、卒廉州太守、所至有公方苦節之頌、死無以葬妻子、至爲人舂維以活、予謫雷陽、聞其所爲戒吏士者曰答人以不貪爲寶、何必合浦之珠、海生珠而不淨蚌生珠而不全、況乃非人所生而欲有之耶、廣之吏士、聞而化之、若廉州公者可以爲周氏之一人也、其從弟宗鎬予友也、於古帝王將相儒者之畧、無所不窺、

談天下事阨塞如在履席、老而飢、自號無懷氏、於玄同性命之際、藏其身、死固無以葬也、謂其子曰、吾無所負於人。止負某氏六斛粟。必反之。子如命。予爲立石表之。云生不負人。死不愧尸。若無懷氏者、可以爲周氏之一人也。而比部君欽六者、於前二君爲從孫、亦予友也、性奇頗有氣力、能挾發古今奇隱光怪之書、爛爲文章、成一家言、瑯琊王長公、世所稱能文字譏評人者也、至於序比部之文、則曰雄博藻麗、或才溢而不自禁。然皆能以其才極其詣。思必物表。辭必

可訓

刺

下筆潔奕清辯能如其人

境外其爲世所推豔若此竟以論劾首相太宰失官乃築鴻乙臺爲樓三成以居有終焉之意若此部君者固可爲周氏之一人矣天下之生久矣有一於此可爲有人況其三乎有一人於此可爲有姓又況其三乎予無能徵遠試近而徵於州之爲大姓者可得而知也爲吏而廉未有若廉州公之爲烈也士而隱未有若無懷氏之秀而貞於大章爲其家言亦未有如此部君之篤者也嗟夫周之子孫倘思其所爲世者而存之乎高麗顯融士氏之世祿其未有窮也予

收亦緊

欣言序之、亦庶以不朽云、

○大司空心吾張公年譜序

易、天下之至健者乾、至順者坤、健易而順簡、然而知險以阻者、必此焉在也、視天下屈伸進退之際、變化遊移、皆非尋常體勢所測知者、知其畫然者耳、知盱新城張司空生平所爲興起、生全本末大致、家國兼之、其中可異者數焉、公家世盱而母夫人閩也、皆大姓富厚、大公乃喜破貲生產、而日袖其奇零金施貧子于路、當誕公時、夢𩌉龍鱗甲、燦然堂楹間、言於諸

條條達達
鳧短鶴長
皆適於體
分兩段筋
轉脉接結
老到不弱

從皆駭之曰何妄意此及公五六歲時毋夫人遂乃扵杜而爨至就食外家以沒公十歲餘孤苦廢學久乃學于姑氏草次與聘婦而會有閒言雖中表名德時亦莫盡其惠公初學殊無頴名至以溜爲石之鑽流涕自喻感動良師巳若有神入見夢相爲開發者連第而去爲仕族名家凡此皆其家世衰典有不可相知者初令娶源治行循異然不爲分宜相國所喜竟得徵拜殿中侍御史行鹽河西分宜敗　世宗大開言事者路而公疏爲二三言者趙公錦吳公時來

等洗雪、乃反以為遊說見逮、獨身就詔獄、分死矣、卒以華亭徐公目授朱衛使、得不死杖下、復為　世宗遺詔起廢、首用公、等、公為言去新鄭高公、一時號為靜理、已乃徐廢而高興、遂有考察言官之請、而公以太僕少卿、與魏公時亮周公世選希旦等、俱坐言事時不謹廢、蜀趙文肅爭之、不能也、旋為　穆宗遺詔、不及起廢事、如是歷十年所、江陵相用事、尤不喜贛直、益用考察不謹例錮言事者、謂公等終置林壑間已矣、江陵相物故後二三年、而前吳趙魏周等諸公、

皆起暴貴公亦以中則推舉累官至南京少司空而公亦意識敦遠樞機周慎優游無事之時待次陪卿之地殆謂休休者所必庸伺者可以無及矣而竟用京察時中言者以去此其身與國事相與舒慘起伏轉易尤有不可知者然公乃得以歸之逾年年始六十爲長君娶婦更舉少君日從鄉里父老賓客高會池亭間極偃蹇駘宕之至前巳爲先人兄弟大治冢舍迎葬母夫人於閭而益復自起冢宅偉麗飲樂其下年且七十撫然日吾行矣覗蜀木爲材椽畢而逝

嗟夫、公爲人至性、外順內健、與人庶幾易親而可從、顧前後遭歷。未甞不險以阻。阻而因以通。險而常以夷。蓋乾坤之候。家國之變。大故若斯之難也。爲人先者。要以推訥好施與相貽。必食其報。爲人後者。常以忠直篤行自致休顯。當益長。是則其晝然可知者。讀張司空歷年考本末。尤信云。

○張氏紀略序

晉人有言、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余爲寬言之曰、生別猶可、死別何若、年過耳順、愈不喜逆、戒客幸無以

使自纏綿悲愴

悲傷事相聞即世間悲傷文字亦不必見也何也其敘述世家坎坷流連乃至若數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者固却無覩覩亦不竟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乃以崑山張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略見示則有不忍不覩覩而不忍不竟者竟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間徘徊慨嘆一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某若某者皆嘗述其世家以煩子目未見子不响然而豔也讀張氏略而泫然傷之太比于人情與余解之曰固也吾亦世人耳世之所喜吾得不喜世之所悲

吾得不悲且彼其家男子而世纓組婦女而世褘翟外內休融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于斯與何久瘁而不蠱也客曰何如曰其六世祖道瑾起于贅壻立而與婦願歸孝弟力田以有其子德聲爲縣從事輒自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迂騎而避少婦之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枲紉緼以衣里中煢孺廣糜餌以飼囚有德者矣而子諸生唐文乃二十二歲而死且死衣冠強起坐使畫工傳之曰後人庶知吾齋志以歿乎妻爲盧節婦也撫其子抑甫六

歲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蔽天呼毋盧起視驚
喜令兒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印月下慟欲絕爲述
添類毛矣
亾考讀書時事相抱痛哭而雲中雁聲裂然嗟乎聞
此而有不泫然者情耶抑甫爲諸生已復棄去而其
婦晉孺人歲祭掃必戒必泣曰先姑有言兒孫奉養
有盡但綠楊紙錢年年如故則兒家之祥也至抑甫
有子諸生宗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幸乃五十二而
貢于鄉矣終六十二而不受一命之榮婦季行年八
十矣而爲其子食貧辮纑不能自休以殁此豈不足

讀至此余不覺泫然掩袂矣余猶及見元長先生雖衰眀其口授文字能追取昔人塵上面目而悲喜啼笑如生況于寫似自家骨肉乎

悲乎、生子也才、如元長癸舒五世之孼伊、將是焉在、而爲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廢、至云毋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毋病痔以手按毋肌肉消減含泣大恐而毋夫人猶喘喘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理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元長目不可得矣有子鐵兒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閣中鍾子期也、爲孟家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乎、凡此數端者、客以爲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知前所云世

臣路遺派

家者之先客愈張氏而張氏後乃終不如前數世家耶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爲嘻然久之曰固也語不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季之後幸乃如客言可也 情至之文不忍卒讀

○太學同遊記叙

今上八年吾師四明戴公寔臨太學公誕乾坤之郁秀山淵之氣仁義中和粹其躬詩書弦勻藻其物意念良浚興屬甚遠八表之士靡不裹糧負笈蹴屩摩

袪。爭來太學。至若行綴之曉。授書之晨。儦蹌焉。聶壹焉。退則連袂而邀。比席而誦者。眞若雲厓之儀。霄雷鼓之響沛也。是時偕計之哲、同遊者得若干人、越蜀荆吳。俱江漢之靈采。周韓陳蔡。有汝頴之風流。煌煌濟濟。肅肅雍雍。殆庶不足容其德。抑末不足儷其文。語語則德在其間。事事則政乎何有。人分四科之目。士遠百行之疵。俱吾所願從遊。瞻依大聖者也。嘻哉、委運不如。纁幹與彫花形照。投贄有適。文茵與偎落殊隕。非所語於蘭言。庶以明於莅漬。夫聲應則有敬

羣之樂。迹遠則有睽孤之疑。同人者匹以鶼翰。獸自
者憐其夔足。慾儀貴其攸攝。儒行徵其流言。至若偏
其反而緩急時有。載其半矣。仁義何常。故有急難之
嘆。奔丞之交。西河夫子。慊其離索。東漢諸君。隆其濟
拒。厥有由也。夫高惠神求。猶云尚寀。巨卿遠送。曾爲
未識。然且宛孌酬懷。徊皇就義。況乃負墻於一師。營
道而同術。都養者蒸然接爨。學市者闇然讓售。斯其
弃欵。何止夢寐之遊。冥邈之寄而已乎。然或枯生不
殊於炭。燥濕曾不如銅。忩情舊答之鶯。媚好新萃之

鹿靜處則不如友生時移則或爲小怨致有奪符之恨絕無班荊之敘雖復齒爲諸昆何異路人乎若乃御同門以姤真緣彙征而進否亦非大學蒸櫝之意蕆公提拂之心也二者諸昆何有焉若如僕者或語或默載沈載浮未能純經式訓將恐如孔子之斲觚也然遊太學至久師董余公吳周公次師彰許公豫章張公俱提上聖之姿立弘獎之教維時人士波湧然無記牒久而遺忘固人情也身自不然毋送抱於風塵或與懷於月品金時方岳壁水圜橋前與三萬

世之難處
匪爲此耳

人遊衍其間。至今緬想。未或能忘。閱人爲世。翻成[illegible]心也。諸昆今日。疏列同遊里氏。豈不善哉。各勗淸時。無忘戴公。是爲序。虙蔚以澤其質　獻憂以震其響

○滕趙仲一生祠記序

天下風土相遙。資幹懸絕。常千里而同心。目至而意授。或其生同地。受同材。乃顧有覿面而不親。把臂而相忤。何也。知不易知也。是故。趙仲一世所謂精神才力體貌殊絕之士。而最能與仲一相難苦不合仲一得少舒其長慨而發其壯心者亦皆朝廷精神才力

體貌之士且時有西北諸君子焉而予故江西男子也與仲一非有所習適吳君繼疎以吏部郞再過家詢朝士未嘗不言仲吳問予曰子何以知仲一之深其以亭候橋道館舍厨傳閣之修好耶圜桑而道檝之盛耶予曰固也予前以上平昌再歲計道滕君館予上宮時方傳粥餓民百十里外來去塵坋中診視伺察屬治河當滕界者常晝夜行步築之不避風雨暄露之疾五年治縣强半馬上决責罷遣者乃至上計時都無贖粟可付署者君時謂予曰幸復此十萬

石不足餘也又三年而予再討過君君行邏予問故則以庾粟之冊視予數之過十萬石矣非其罰主撮以上不自入而以與民莫及此其中寧有不可知者耶至於田入口賦常至以死爲百姓爭九則之命及所爲贖子婦給中種招流散動以數千計下至教礦作炭縢匭承而思祠之皆天下人吏所知也蓋予入都盡羿其治地圖集以行標其尤異者示執政公異之再請而後見曰固奇士也首政者不能用而同宗某公方言西非治水利屯作之事需人焉若此其可

久之公云已言于某公願見趙君也其往再見公又言之予喜從君往君許乃竟不行曰豈有執政之禮不先而手版立其門者嗟夫此予所以知趙仲一也予出都而趙仲一且以治行最留予謂執政者曰趙君第可用御史出按經營四方在其中非其處也已除吏部郎知其不可久後一年而紫柏先生來視予曰且之長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體貌固不可以之長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當斷髮時已如斷頭第求有威智人可與言天下事者予曰若此必趙

[illegible]於道[illegible]之旨不能爲此言寄掛可也

君可久之則聞朝士大譁而趙君去又久之幾起大獄而繫柏先生死矣嗟夫精神才力體貌三者皆天下之利器也而數以示人其容免乎雖然有數子天資怯弱人也與仲一相遠何啻三千里能一見而知之不知者乃在其所近而氣力相埒者詎不云乎我行其野言采其蓄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蓄雖苦菜而有異味不在多采我知趙君一人爲足新而能知舊所不如今茲子與君皆棄在野無所托言因滕人之祠君也偶爲激發如此若乃祠

之春秋田夫桑女坎坎而鼓之蹲蹲而舞之自有滕之風在矣

中有自監處

趙乾所夢遇仙記序

世何夢而得仙又何仙而得遇有說乎仙人往往聞其名未見其人所謂見其人者皆夢也而未能有所遇山澤多枯癯迂怪之士時至朝市雖吾亦遇其人者二三人要與禪寂異其人類多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殆非羸素人所堪清淨少恚怒嗜欲節服食良藥自輔則吾所爲仙也然則何人而仙耶趙乾所自

言吏部時、秋病甚、神氣委頓殆絶、自念平日授中黃術、垂目臍輪、握固緊齒、提攝幽戶、踰時稍定、白湯一杯、引氣自温、中夜粥一盂、活矣、逾年夢于故讀書處何仙姑授藥一片、類桂皮、其大若掌、食之香徹五內、旦起、覺精色迥暢、欣欣然若有所得者、覩記異之、君言修黃中久、示予臍間若胎有年、何得更病、血下至數篇、不當引而化之、乃至委絶不屬、而更行禁閉、引取温飲為助、將所謂查滓欲去耶、仙姑初不知何許人、予遊羅浮、見香山何氏子孫巾帶者、為言姑無他

說得斗淡
是謝法

翛然

異少龔膺不可行汲或授以笊篱云撈米得珠可服不饑信之果然面改如玉步有金光一夜亡去見于零陵數百年矣而見夢真寧此亦西方美人之思也約論之趙君乃前所謂壯偉矯厲能行其氣者而懷仙精烱爔然夢仙情理之常要無足異至其言曰月之光借日之明人之生借心之知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如有所立卓爾能言及此其必有可得而遇者耶嗟夫千世而遇一人焉猶旦暮遇之也百歲而夢一人焉猶旦暮夢之也

貫華妙旨
寫衆玄詞

○蜀大藏經敘

大藏經乃迦葉尊者文殊大智閱昧筌文紐玄撰極
蒼品佇其淵色眷屬皈其檀度所以拯接根當圓明
竅幻者自周昭掩宿而後莫與倫采矣象帝摽玄竅
之觀似已涉其空實素王開貫一之宗亦未消其能
所道則縱而荒寶儒則拘而喬宇明虛者傷華辯之
雕守殘者慮小言之破由斯以則殆邈絕於西音矣
是以睎法空之所泯則形識俱遺屬一多之所冥斯
性塵並杳若乃波想者夷陸顧杭影而每遲熱愛者

梵和。渴涼雲而已。後故旋因慧業。非竟證之所圓。細
滑聲香。非等觀之所外。至如報身六道。本屬未來。解
難千聲。寧容勿怖。良以惡趣易淪。身器難拔。是用垂
心丐趣。略影神通。緣應行而立方。非至人之通喻也。
茲理虧蘊。莊無叩擊。南北二都。間啓玄集。等趨諷論。
唬不塞翳。旋爲疑法。悟不眞修。增名佞佛。中土巳爾。
況在遐徼。今蜀法師。其體西方之秀氣。發南贍之勝
心。出身許道。化物爲宗。倡自鷲叢。來𠏉龍藏。過明月
之峽。則戒景夜淨。慶神雲之觀。而空華曉扉。振策輿

卉之區。止筏玄枵之次。泛納川如浮海。踐翠危若平道。往返如期。眷叟無恙。蓋亦諸天冥贊。龍神合擁。靈契如斯顯閼矣。實賴復城楊公。江漢育其英潤。大塊資其玄量。深心不二。鎔想第一。前現宰緣而試諦。今托郎潛而精進。感彼西來之意。都無上慢之心。并力經營。平標旨格。威[illegible]功行。可為讚嘆者矣。如某者。雖轉迹於風埃。實韜懷於月相。流慈善友。非今日矣。丙子朱明。謬繼經於長干故寺。己卯玄朔。忝升座於清凉勝墟。今已覊情嚴律。舍識無學。間以微言相約。不

欲雄機接辯。偶鑒住僧之勤苦。奉楊公之弘施。復爲趺揚首義於多寶之窟。聊抽寸珠香藥之林。仍念片葉。庶西方大衆。啓軸知歸。獲以嗣宣閎韻。普餐力味。龜城淨爲鹿苑。峨眉升爲鷲嶺。非弘願與。至於單繹是正。廣繕別本。使四部恒流。三災不壞。是在善緣引領禪悅。

○○○五燈會元序

達磨西來。掃滅文字。五燈出。文字復爲崇矣。大都此方教體。最伊聲聞。而支那傳心。文爲結習。神而明之。

正論

存乎其人耳能道人得法黃梅初心亦用金剛語證入文字亦何負於此方哉慧經其能道人後身耶誕生時已感經聲而來啓悟復從應無所住而入及其了徹乃證入杉山不思議境夫杉山馬駒下人始終證悟與曹溪若合符節其爲能道人再來無疑刋五燈會元嘉惠承學用熟來因耳莊語火傳佛心燈傳燈燈相度今之爲燈光者非昔之爲燈光者也而其爲燈燈明一也向使佛心可傳則三藏亦足如不可傳文字不乃爲祟耶嘗謂迦葉拈花別開一路持本示

一燈獨炳

了當

信祇因此土文習業深因緣依文不捨故其五葉兒孫惟用一翻字法門掃除文障直指心地法門其於文字蓋亦無幾矣而見色聞聲見聞爲倚至臨濟捧喝一施生死本除故曰無始刦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旣巳擣穴焚巢豈非祖家一快而在慧一啓眞贋轉紛不得巳分其正偏別其賓主用寶珠而酬王子以茅土而賞勳臣嫡庶之分旣嚴眞僞之差始現則雲門法眼之苦心而曹洞以來不失之家法也若如僞仰父子默相指授以忠國師三十六字傳心

掐我髻字
示以衣珠

其事類漢唐之護秦璽實乃周孔之守義畫耳既使文字之徒無處住足亦令捧喝之流無從下口而獅乳醍醐始不爲馬駱牛糞溷立法至此辯統益嚴究其指歸要不過一直指心地法門而已故曰五燈支子不過用一翻字法門即有强項魔王癡心調達跳出五燈之外不殊一鼓之弄琵琶乃知文學盛則律嚴律嚴利用解故有契非之街頭少林之酒肆解慧學盛而解復狂解狂利用肅故有神光之定業神秀之非宗嗚呼解之何心肅之又何心則釋迦支吾當

場弄醜達磨伎倆魔魅兒孫南北二宗可會其元直向文字堆中餓穿故紙深山頂上坐破蒲團亦與契非示現之一燈明耳經之言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後有閱五燈會元得其眼者乎慧經之報佛恩不虛矣

○○袾宏先生戒殺文序

春秋介葛聞牛鳴知悲其子三犧矣賓孟嘆雄雞自斷其羽悲而疑之后予從太常視一犧齒長矣當先祭數日涕下不食引之不行數以免後乃數人負之

觀聞悲切

儒聖又何嘗嚮教東土習味之說未是滿義愛其筆力

至庖門竟日喑嗚躑躅㱙不成爲犧何其信也夫以

拔○擦○得○倒

禮死而痛若是况乎以食折財竟者乎夫太古食鮮如豺獺相祭已亂矣中古粒食而不絕鮮至蜂蟬蝱子亦爲聖人所食豈不痛哉此亦聖人生長東土習

罵得妙

味肉怨不能爲之斷矣末流至使肉食君子肥不可動昏不可靈又使貧士流涎餂啖其側此非膏脂之累乃聖人不制之過也幸有西方神人因機止殺有如萬一禽魚復安横目之心淨矣至云無始以來遍代相食取報人無信焉徵於余郡南青雲鄉有獵翠

少年乃爲一美人死後善人死時有大翠鳥如鷲出戶飛余先祖伯淸聞之嘆曰心精則化寧循其端翠精於怨猶能報人况靈於翠者乎遂素食草履常步耦耕斷內人珠翠飾恐犯爲人所化牛馬蛤翠也今何可得乎善哉袾宏先生爲諸蟲流涕鴻臚孫君又爲精信廣流傳焉粒爲癰疽勤方度殺業也義甚精實非虛空之論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卿大夫正人在南者皆

喜有言於予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爲政予曰子何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審焉者也皆以正言有逢其怒莫有逢其視守道于今能逆世而立者必大人嗟夫亦未既於趙公所以爲大人者矣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言正見一節奇已而起則泯泯然而爲官凡若此者皆細人也予所不爲爲其官不恐不爲其事爲其事不恐不爲其人言之莫有聽焉以吾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于今凡三數徙未嘗不言其

思厚之至

重有傷感于勸焉及之

宜或言天下利害不少厭其無細人之心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出南趙公非公又謂予曰鄒君名則益高矣而國重傷吾之非必且又然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予俛然歎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也雖然公其行矣大人之行於天下也時三代之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不如而可以去故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仕也今一父母之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之者非其勢亦非其

情古惟如彼其地分其所生人有賢者則相爲重至於天下一則大矣覶士若廣矣其勢不得不輕古惟如彼其士皆世家相親有賢肖相爲下而相爲待也今則天下之人矣有政而此不爲則彼爲之矣夫大人者其心常有以自寬誠不拘拘焉以政爲然非政莫爲也後之時亦未遠于今之時也何以言之古惟如彼其封内有士易以見法有讓而士益以見矣後雖有大人急不得而知於其君其知也必且以相非其相則其君之待人也夫以待人而知大人宜不忍

迴環宛轉文情相生坂之九折而河之九曲也

為然則以相其可也今可以相而知之時也若猶不得存其身且可因而存其言言而從即其身為之不從雖不忘為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於魯也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則可以耳順而從心前此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為不惑蓋人道也與知天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

淡心

以字句見古鄰不套

吾心卽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爲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國不傷天之道也非大人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爲大人而予又遊之久最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事可盡言哉

說不出不說更高

蕪湖張令公給由非上序

蕪於南都爲輔邑三百里而遥雜障丹陽宣城池閒瀕江湖萑葦菹濕之所蒸田下下勾蒸石踞之閒無富農而曾江上受諸權置都官百越之商在焉其駔儈多非土人土人以利盡外益貧獨雄收市租多者

然常不能勝外方諸賈人諸賈人久遠亦不復以土人爲意往往侵持之鄣客爲甚常以其羸通南都貴人士人即訟常左賈人益用豪侈衣食盛歌舞藏盜魁其中治一郡丞防江夫以蕪非盡黄山南盡艾蒿不當吳一中縣而都官郡丞挾長而三又部諸使者常受事四方諸賓常數道而集又時時爲都官丞治客爲此地令豈不難哉古之長人者務農積徐因而訓之經術禮讓至少所訟名爲大雅精者至欲清淨自正民至不相往來令何可得也乃至以往云簿書

期會所爲粗者今亦無能優治焉蕪之爲蕪幾不可理獨湖張君能治之君試令曲周以能理劇徙蕪君爲人長大美鬚眉喜笑至御吏又多廉威於蕪人與外方諸賈豪分別其地比徑復教令無訟訟終不以通豪貴人書失平時爲諸使者都官丞上事無所避就供張旁午或自占疏牘問外間人士亦復纚纚如也所治甚粗治之甚精余嘗攝簿南太常寺事導擇諸果覶犧輒廢數日書答爲諸舞人有所治常如不盡人才乃甚相遠天子可謂能使人矣張君入計人

清轉之筆褒刺美好具焉

歌而送之來又歌相迎也或曰肅皇帝時有張公者名御史大夫起家治蕪有祠張君父也張君以此益精治蕪蕪人以此益歌張君異日父子並留祠豈不異與父老宜善事張君也

○壽方麓王先生七十序

蓋予未仕時即知東南江海之上明經術守先王之道者方麓王先生一人而已而怪其仕不顯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未必不可行古之人於今也故雖大吏不馴者用事朝未嘗無二三通人長者其中而

刺

江陵相又名於王公爲故雅知然竟以去何也已而知之世所名長者通人皆非能無欲人也自以爲機曰吾且用大吏爲天下用夫所謂大吏執政者固天下之機人也知其如此因而有以用之則相喣而爲大吏用卒亦未嘗用大吏爲天下用也凡此者皆王公所不能故以九卿歸終其節得因而著書傳之後世吾未嘗得見公問之友人王巽父曰公頓首修項而微傴若不能言蓋恭儉儒者也至於論天下體勢人物大小之變其中無窮嘗曰聖人之心盡於經矣

經能令人之心微而明於濁清此王公所以不言而辯也頗聞公不愛西方聖人之書而其子其孫好之達觀氏者吾所敬愛學西方之道者也吾問彼東南來誰當有道者達觀曰必方麓王先生也凡道所不滅者真王公真人也真則可以合道可以長年葢食淡者不渝其恬行敦者不泄其清壽非真人之所愛而人之所愛於真人也夫天下之生多矣世所知必不可使壽者害世人也有其人可而必不可壽者有可以壽者有必不可不壽者可以壽者鄉里之行科

天衍河藏

傑之材也有必不可壽而其人可者非真人也世所

可斧鉞

謂通人長者是也或壽之而名不全必不可不壽者真人也孝則真孝忠則真忠和則真和清則真清進而有社稷之役大爲可恃之臣其次不失爲可信之臣能則行不能則退而修先王之業紬性命之心入其通理出其疑義傳書其子孫與其人將使後之學者得以窺瞻廣意爲人焉凡若此人者無所害於人而有功於人取天下者少與天下者多人之所不厭而天下之所獨容也王公豈不其人哉敢言其端從

巽父諸君爲先生壽、最厭壽言中智樂仁壽天壽平格等語此文洗而空之矣

○壽趙仲一母八十二歲序 有歌

春秋時介之推從晉公子十九年歸而爵不及焉、有懟言矣、母曰盍語諸介子曰身隱矣、焉用文之、母曰如此吾與子偕隱、漢范孟博爲使者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心、及患辭其母、母曰汝得與李固杜喬齊名何恨、予讀書至此、未嘗不喟然流歎、爲人子爲人臣遭遇於世、何其嶄絕踸踔一至于斯也、方晉公子西歸濟河、雖其舅氏犯、猶中流而邀其君、以備患而固利、

一段立臣子之大防可謂堂堂正正

況乎趙胥而下諸人其爲介子所羞不欲與比朝而爭祿明矣雖然爲人臣者羞其臣不可以懟其君勞大義斬然而聽君之察君察而次諸朝相與光輔大業以祿吾親留竹帛之名固亦無高于綿上也而必以懟此亦人臣之大戒也漢季黨事起紀綱叢絕公正流離滂雖有意乎澄清不可得而清也患苦備矣猶欲與善善同其清抗厲首陽之義天下悲而壯之雖然苟吾一身慷慨爲天下致命顯節其亦何棄獨如白頭老人何若此者亦爲人子之大戒也吾友真寧趙君邪

清爲人長巨髯好氣高厲激發自喜宛如范孟博之爲人而殆甚當爲滕公有功德於滕請寄不通苞匭不納爲豪右所疾幸乃入爲吏部郎則急發其曹偶豪吏贓至數十萬執政疑而畏之時南北黨事且起公竟爲觝角擠落以去雖去而天下皆知趙君關西男子其才具氣決有異略當爲　天子信臣　天子亦雅知君君亦感愴至伏闕流涕不忍去而國家制非出上意不可測而事起重臣雖有所忌竄逐終不能遂窮其威趙君之幸乃不爲滂別其大人狀而得

歸居河山之陽草笠種牧以奉太夫人膏瀡裘罽而相㖼愉良幸矣時亡而讀書撫琴慨然君臣之際不及于懟雖廢常冀復用數與我期將東出武關遡懷湘會我漢沔之上而余以家親皆八十有六不能西君亦且以書來毋夫人歲以三月三日上壽今八十二矣固不能東出關明庶風至願聞子之歌聲也嘻子綏至與其毋爲綿上之操而趙君得從太夫人歲相浣濯爲家園之遊此又臣子之大幸也君其進太夫人酒吾爲子歌歌曰崆峒王毋留金方金氣騰翔精

且剛吹鑪躍冶成干將天水淬之流其光夫容始華溢金塘如虵吐鄮龍奮湟華陰土拭琉璃裝佩𢭏扶揺行帝閶鮮飈可持不可當數擊恐折羣睨傍夜吼歸飛天莽蒼寶而儇之臨玉房（古歌）捉刀刈禾封豕羊壽毋夫人垂非堂三月三日辰吉良金母之生逢會昌倉庚應律春日陽桃花雨水河泉香文翬拂扇玄燕蹌瓊沙委輪雲蓋翔鷁首戴勝嬉莢桑子婦諸孫從樂康寧河聖水清且長爇蘭太清迎百祥雲盤霧轂帷連瀾莚尊遮陳藉若芳撫琴吹𥴩揄佩裳瑤池百

拜飛羽觴慈顏笑謳懽未央水心之劍貽　君王

〻〻賀馬母王恭人六十壽序 有歌

南陽之新野固海内重邑也鐽周楚跨荆豫自漢中興氣色滋大遂以名都張衡所爲賦南都敘其山川風物顯偉幽麗而照烈武侯因焉盡於唐建中世家爲盛向後未能數數然也而觀察在田馬公實起新野公子時良廷試第二人官翰林編修仲良亦以進士高等主司農事兄弟比肩接踵而登朝天下莫不豔之湯子曰固也漢鄧高密仲華依附日月開國承

家、而唐庚氏休簡翰學工傳、皆不異、對風土秀厚、有固然者、獨其友人丘毛伯謂予、時良先仲良對南宮式、念母夫人甚、慨然久之、曰、吾兄弟依依太夫人所言笑飲啖起處、未嘗一日不俱、兄先貴而弟後、太夫人雖懽、何能不幾微介然於吾弟耶、歸同侍太夫人三年、而以來幸乃偕南宮以第、太夫人不恢然無憾乎、則歸而左右太夫人、玉顏之睟溫、太夫人副褘而臨之、璩如笸、如璋如圭、如歌白華而笙南陔、瀡中黃而葉鼓玉者、三年一日矣、而後乃以仲良偕計取上

第則又所爲如取如携者太夫人乃始愀然而嘆曰先大夫含笑於九京矣已伯仲肅書迎養太夫人太夫人往而以意示伯仲若曰凡臣子勉身事君蓋亦以爲親也夫奉母氏乘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此吾人閒居之志而豈爲是乎若兄弟何以爲母酬上德汝先大夫歷官中外凡六四治民而再治兵雞鳴而朝出以朝其屬吾未嘗不贊以恭日出眡事吾未嘗不贊以勤退食而委蛇吾未嘗不贊以儉恭而儉以勤無獲罪于上下以久其祿而吾與焉施于子之

兄弟尚廸有祿而吾幸復與焉昔聞之襄陽馬氏兄
弟並有才氣遭仕非時不盡其用子兄弟幸際熙朝
顯融休懿於是乎在可不勝與非恭莫以存其位非
勤莫以旣其官非儉莫以固其節三者可以事君可
以成身可以養親而長年吾且如百寧奉先大夫衣
冠蘋藻而給矣伯仲奉教惟謹太史曰以其間討先
則之同異志方訓之好惡爲異對揆錄地而仲且以
都官視關政于滸約巳惠商人爲之語曰滸可旅馬
仲子之喣滸可程馬仲子之淸則伯仲所爲敬其身

天地人亦壽徵意

以歲慈也、慈敬之至、天地應焉、會太夫人以良月開七袠壽、而太史得以詔使、司農以代、並還里、爲太夫人進萬年之觴、而馳示不佞某曰、子善于丘生、知子之能言也、予惟長年之道、通乎三極、恭儉而勤、慈以敬、人道盛矣、分野、三河角亢、壽星也、中爲進賢、爲鼎柱、爲威角、攝提、則伯仲之象也、太夫人得天矣、邑左沘而右淯、沘、比也、于先大夫爲嬺德、淯、育也、于伯仲爲毓材、太夫人有地道焉、受酉三之粹精、處樂都之麗康、而眉壽連娟、爲國母師者、此太夫人所自有而

能言者所共後也予恨遠不獲三千里從伯仲後挹
西江神姥泉賸爵而雀躍以言言之不足抃而爲歌
亦太夫人所樂聞也歌曰望楚山兮星漢縳出曲隈
兮玉女臨叶禎圖兮宜鄧陰盛淑則兮流徽音千年
有餘氣猶震昔者王后今夫人王毋戴勝乘青雲眞
氛淑景相輪菌扶風君子憲四方育兩奇男時仲良
夫人親持帝女桑其上乃有鸑鷟翔我聞南陽稱樂
都崑崙閬風無以逾華蘼淹皐香稻魚芍藥之醬百
和俱宜城酒清如漢波蘭堂載笑慈顏和兄弟遞代

登南歌瑶池千秋容詎多

玉茗堂文集卷之三終